

《歐陽文粹》編纂之意義*

謝佩芬**

(收稿日期：109年10月18日；接受刊登日期：110年10月8日)

提要

《歐陽文粹》乃現今所能得見之最早歐陽脩古文選本，於歐文之傳播、接受，及兩宋古文承變、創作頗具重要性。編選者陳亮稱許歐文「根乎仁義而達之政理，蓋所以翼《六經》而載之萬世者也」，有意以其「通於時文者」「明先王法度」。本文詳察該書各篇內容、筆法，以探求其編纂規準與意義。獲知：所收論、書、笱子、奏狀、序、記、雜著、碑銘、墓銘、墓表非盡為科舉需試文類；內容除論及三代先王政法、六經義理外，亦含涉道文理念、為學、取士、遇合等主題，而各文所涉對象、書寫時空常與慶曆新政相關；寫作筆法則多架構謹嚴，層層推論，紆徐詳密，各有精妙獨到處。尤為重要者，在其分類意識，如「笱子」、「雜著」乃《歐陽文粹》新設類目，且所收「雜著」大抵為題跋文章，頗為單純，與其他宋代文集「雜著」內容較繁雜之情形有別。而此書「雜著」一類，可能對其後呂祖謙《宋文鑑》、周必大《歐陽文忠公文集》之分類編次有所啟發。該書所選篇章，部分為後世共認之歐公佳作，兼為各選集屢收之什，足證其編選眼光穩確。此外，是書亦極可能為最早以「文粹」命名之單一文人選集，其後此類「文粹」書籍迭現，蔚為風潮。版本、文獻價值之外，《歐陽文粹》之編纂意義實不容忽視。

關鍵詞：陳亮、歐陽脩、歐陽文粹、文粹、選本、雜著

*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陳亮與宋代散文發展探究」(NSC103-2410-H-002-180)部分成果，感謝科技部提供研究經費。本文初稿曾於「日本宋代文學學會第三次大會」暨「宋人文集的編纂と傳承に関する総合的研究・第四次宋代文學研究國際座談會」宣讀，修改後承蒙《國文學報》審查委員惠賜高見，獲益良多，謹此致謝。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一、前言

《歐陽文粹》為陳亮（1143-1194）於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編選成集的書冊，¹凡5卷，²計收錄130篇文章，另有「拾遺」1卷收11篇詩文。³

歐陽脩（1007-1072）著作繁富，全集約存2800餘篇作品。《歐陽文粹》選收數量雖不及二十分之一，卻「是南宋時期很有影響、很有特色的一個選集，亦為當今能見到的歐文最早的選本」⁴，「不僅在當時得以傳播，而且在後世仍繼續受到人們的重視，並與本集一道傳播不衰」⁵，於歐文接受、傳播史深具重要性。

身為「選本」，世人對《歐陽文粹》的觀看角度難免側重於「選」與「全」之間的取捨問題，因此歷來關於《歐陽文粹》的研究大略分為二途，或是就該書選文與各重要選本的異同表列比較，以明白各書揀擇收錄情形，考知眾家賞愛歐文的概況；或是自版本校勘面

¹ 關於該書名稱，各種文獻之記載略有不同，計有：「歐陽文粹」、「歐陽先生文粹」、「歐陽文忠公文粹」、「歐陽修先生文粹」幾種。陳亮集中有〈書歐陽文粹後〉一文，曰：「右《歐陽文忠公文粹》一百三十篇」，見宋·陳亮著，鄧廣銘點校：《陳亮集（增訂本）》，（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卷23，頁196。宋本《歐陽文粹》於卷二十後標「跋」，收錄〈書歐陽文粹後〉一文，亦載：「右《歐陽文忠公文粹》一百三十篇」，惟此處該文並無題目，見宋·歐陽脩著，陳亮編：《歐陽先生文粹》，收入《宋集珍本叢刊》第5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年），頁183-184。另，該書每卷第一行皆題「歐陽先生文粹卷第某」。參見宋·歐陽脩著，陳亮編：《歐陽先生文粹》，收入《宋集珍本叢刊》第5冊，頁66、75等，各卷所見頁碼不一標明。
按：該書原名或為「歐陽文忠公文粹」，「歐陽文粹」乃省稱。為行文方便，以下皆以「歐陽文粹」名之。

² 《歐陽文粹》卷數，各家著錄皆作「20卷」，僅宋刊巾箱本分為5卷，參見祝尚書：《宋人別集敘錄（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頁177-179及劉琳、沈治宏：《現存宋人著述總錄》（成都：巴蜀書社，1995年），頁231。按：宋本原分5卷，明刊本拆分為20卷，按理應以宋本為準。本文參引之《歐陽先生文粹》（收入四川大學古籍研究所編《宋集珍本叢刊》本，與夏漢寧校勘本）則皆為20卷本。見宋·歐陽脩著，陳亮編：《歐陽先生文粹》（《宋集珍本叢刊》本）、宋·歐陽脩著，宋·陳亮選輯，夏漢寧校勘：《歐陽先生文粹》（江西：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二書。

³ 《歐陽文粹》收錄篇數，據陳亮〈書歐陽文粹後〉自云，乃「一百三十篇」，朱熹言：「陳同父好讀六一文，嘗編百十篇作一集。」見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3308。清人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載：「《歐陽先生文粹》五卷，宋刊本，宋陳亮編。凡文一百三十篇，又拾遺十一篇。」見清·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收入《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第10冊（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卷20，頁305。惟現今可見之《歐陽文粹》僅存129篇，拾遺11篇，總計140篇，詳見下文討論。夏漢寧點校本《文粹》尚有「拾遺」，乃根據宋本補足。見宋·歐陽脩著，夏漢寧校勘：《歐陽先生文粹》一書。另，今本《歐陽文粹》缺漏之一篇歐文，或有可能為附於〈尹師魯墓誌銘〉後之〈論尹師魯墓誌〉，雖此文僅屬附錄，且無題目，然乃全文照錄，應可計入百三十篇之列。

⁴ 夏漢寧：〈論陳亮《歐陽文粹》〉，《藝文論叢》第3輯（2006年12月），頁51。

⁵ 夏漢寧：〈論陳亮《歐陽文粹》〉，頁51。

向具體表述其貢獻，如言：「所選字句頗有異同，可資參訂」⁶，「比較完整地保留歐文部分初稿的原貌」⁷，紀昀（1724-1805）《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歐陽文粹二十卷》云：

修著作浩繁，亮所選不及十之一二，似不足盡其所長，然考周必大序，謂居士集經公決擇，篇目素定，而參校衆本，迥然不同，如〈正統論〉、〈吉州學記〉、〈瀧岡阡表〉皆是也。今以此本校之，與必大之言正合。是書卷首有〈原正統論〉、〈明正統論〉、〈正統論上〉、〈正統論下〉四篇，《居士集》則但存〈正統論上〉、〈下〉二篇。其〈正統論上〉乃以〈原正統論〉「學者疑焉」以上十餘行竄入，而論內「其可疑之際有四，其不同之說有三」以下半篇，多刪易之。其〈正統論下〉復取〈明正統論〉「斯正統矣」以上數行竄入，而論內「昔周厲王之亂」以下亦大半刪易之。其他字句異同，不可枚舉，皆可以資參考。固不妨與原集並存也。⁸

以《歐陽文粹》所錄〈原正統論〉、〈明正統論〉、〈正統論上〉、〈正統論下〉四文為例，與《居士集》中之〈正統論上〉、〈正統論下〉參校比較，具體指出其文字異同處，⁹證明《歐陽文粹》的校勘價值，因此，正如學者所言：

在對陳亮《歐陽文粹》的評價上，古代學者基本上形成了一個共識，這就是陳亮的選本與歐陽修全集在數量上雖不成比例，但是，在版本上卻自有特色，因而能與全集並存，而這也正是《歐陽文粹》最鮮明的特色和最大的價值。¹⁰

闡明學界參用《歐陽文粹》的普遍態度，雖是實情，卻也透露出觀看面向過度一致，可能潛藏的問題。亦即，除上述二層面外，《歐陽文粹》有無進一步探研的空間？純就「選」的問題而言，是否仍有未竟之處？如：自文集、選集發展歷史脈絡考查，南宋以前多半為詩文合選與詩選，「古文選本的出現，是選本類別創新的第一種表現」¹¹，《歐陽文粹》便

⁶ 明·王圻：《續文獻通考》，收入《元明史料叢編》第1輯第11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79年），卷198，頁4630-2。

⁷ 夏漢寧：〈論陳亮《歐陽文粹》〉，頁55。

⁸ 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年），卷153，頁3228。

⁹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言及「『其可疑之際有四，其不同之說有三』以下半篇，多刪易之」，見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153，頁3228。實則《居士集》之〈正統論〉已將「四」字改易為「三」，並刪去劉備、後唐相關文字，參見洪本健校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卷16，頁497。

¹⁰ 宋·歐陽脩著，夏漢寧校勘：《歐陽先生文集》，頁79。

¹¹ 張智華：《南宋的詩文選本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4。

是「古文選本」的開創者之一。這種現象，反映宋人發現「古文」獨立存在價值的眼光，同時，透露陳亮意識「選」的意義與重要性，而「『選擇』作為一種價值判斷行為的本質特徵，決定了文學選本的『選』本身就是一種重要的批評實踐。」¹²鄒雲湖以為：

選者（批評家）根據某種文學批評觀制訂相應的取捨標準，然後按照這一標準，通過「選」這一具體行為對作家作品進行排列，以此達到闡明、張揚某種文學觀念的目的。因此，選本也是一種文學批評方式。¹³

對「選家」心態、「選」的作用與「選本」性質分析透澈，更闡明「選本」在文學批評史的意義。

陳亮編選《歐陽文粹》時，雖然未如《古文關鍵》、《崇古文訣》、《文章正宗》等南宋諸多評點書籍般，評點圈注所選作品，僅僅以〈書歐陽文粹後〉綜述理念，但正如《文選》、《玉臺新詠》等早期選集般，已「通過選集的序文、選目的多寡或以何種作品入選來體現」個人文學批評意見。¹⁴何況，「凡選本，往往能比各家的全集或選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¹⁵、「凡是對於文術，自有主張的作家，他所賴以發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張的手段，倒並不在文心，文則，詩品，詩話，而在選本」¹⁶。

而從《歐陽文粹》的編纂情形，我們是否可探知更多訊息？比如：《歐陽文粹》編纂標準為何？是否果真有意「闡明、張揚某種文學觀念」？如是，「某種文學觀念」具體內涵為何？《歐陽文粹》是否完成該任務？〈書歐陽文粹後〉是否已盡現《歐陽文粹》編纂的意義與貢獻？此外，《歐陽文粹》與陳亮〈變文格〉¹⁷、〈書作論法後〉¹⁸等闡述文學理念的篇章有無關聯？

以「文體」問題為例，《歐陽文粹》所立「雜著」一目，並未見於《居士集》，但《居士集》是歐陽脩「晚年取平生所為文自編次」¹⁹、「往往一篇至數十過，有累日去取不能

¹² 仇小屏歸納張伯偉：《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研究》意見而得之語，參見仇小屏：《呂祖謙《古文關鍵》文章論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0年），頁10。

¹³ 鄒雲湖：《中國選本批評》（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頁1。

¹⁴ 張伯偉：《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290。

¹⁵ 魯迅：《集外集·選本》，收入《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卷7，頁138。

¹⁶ 魯迅：《集外集·選本》，收入《魯迅全集》，卷7，頁138。

¹⁷ 宋·陳亮著，鄧廣銘點校：〈變文格〉，《陳亮集（增訂本）》，卷12，頁106-108。

¹⁸ 宋·陳亮著，鄧廣銘點校：〈書作論法後〉，《陳亮集（增訂本）》，卷25，頁228。

¹⁹ 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卷234引葉石林語，見元·馬端臨：《文獻通考》（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年），卷61，頁1424。

決者」²⁰，嚴謹編輯的成果最能代表歐公對文體與分類的認知，陳亮為何不遵循歐公意志而加以改動？這般改動應當「寓含」或有意「闡明」陳亮的「某種文學觀念」，這種「文學觀念」為何？陳亮的改動是否合宜？具有何種特殊意義？

再者，學者認為：「《宋文鑑》率先將題跋、雜著兩種文體單列出來。《文選》、《文苑英華》、《唐文粹》沒有題跋和雜著兩種文體。」²¹但《歐陽文粹》較《宋文鑑》更早單列「雜著」，負責編輯《宋文鑑》的呂祖謙（1137-1181）另有《古文關鍵》一書，「是南宋影響最大的古文選本」²²，編訂時間與《歐陽文粹》相去不遠。²³

陳亮對呂祖謙的態度是「負才頡頏」²⁴、「以兄事之」²⁵，甚至表白：「四海相知惟伯恭一人」²⁶、「亮平生不曾會與人講論，獨伯恭於空閒時喜相往復，亮亦感其相知，不知其言語之盡。」²⁷二人多年往來密切，²⁸乾道九年（1173）秋季，陳亮更將〈書歐陽文粹後〉、〈三先生論事錄序〉寄請呂祖謙評閱，²⁹且「《歐陽文粹》一文有依照呂氏之意改動和未改動之處」³⁰。

相同的，呂祖謙也將陳亮視為摯友，今日仍可得見³⁴通他寄予陳亮的書信，³¹內容自談論諸經要義、評改作品到寬慰關懷，無不顯露二人深篤情誼。呂祖謙也曾將已作如〈薛常州墓誌銘〉寄示陳亮，³²陳亮讚許「布置有統，紀載有法」³³後，提出具體修改建議。

²⁰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頁1424。

²¹ 李建軍：〈宋人選宋文之典範——《宋文鑑》編纂、價值及影響考述〉，《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1年第6期（2011年11月），頁22。

²² 熊禮匯：〈從選本看南宋古文家接受韓文的期待視野——兼論南宋古文選本評點內容的理論意義〉，《周口師範學院學報》第24卷第4期（2007年7月），頁3。

²³ 郭慶財認為：「《關鍵》一書當為祖謙所選，且作年當在乾道九年前後。」見郭慶財：《南宋浙東學派文學思想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198。

²⁴ 宋·岳珂：〈呂東萊祭文〉，《程史》，收入《全宋筆記》第7編第4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16年），卷12，頁300。

²⁵ 宋·岳珂：〈呂東萊祭文〉，《程史》，收入《全宋筆記》第7編第4冊，卷12，頁300。

²⁶ 宋·陳亮著，鄧廣銘點校：〈與吳益恭安撫書〉，《陳亮集（增訂本）》，卷29，頁307。

²⁷ 宋·陳亮著，鄧廣銘點校：〈丙午復朱元晦秘書書〉，《陳亮集（增訂本）》，卷28，頁280。

²⁸ 可參見周夢江：〈呂祖謙、陳亮通訊考述〉，《溫州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3年第2期（1993年2月），頁65-74。

²⁹ 參見諸葛憶兵主編：《中國文學編年史·宋遼金卷（下）》（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52。

³⁰ 周夢江：〈呂祖謙、陳亮通訊考述〉，頁68。

³¹ 周夢江：〈呂祖謙、陳亮通訊考述〉，頁65。

³² 該文乃呂祖謙為薛季宣所撰之墓誌銘，《全宋文》、《東萊呂太史文集》篇名俱作「薛常州墓誌銘」見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262冊（上海市：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卷5896，頁6。陳亮集則名為「士龍墓銘」，見宋·陳亮著，鄧廣銘點校：〈與呂伯恭正字〉，《陳亮集（增訂本）》，卷27，頁254。

³³ 宋·陳亮著，鄧廣銘點校：〈與呂伯恭正字〉，《陳亮集（增訂本）》卷27，頁254。

這種情形下，呂、陳二人的文學觀念是否相近？呂祖謙編選《宋文鑑》、《古文關鍵》時，是否曾參考《歐陽文粹》的處理方式？例如，《古文關鍵》計收 62 篇古文，其中歐文占 11 篇，所選篇章與《歐陽文粹》重疊率極高。³⁴《宋文鑑》則收錄 170 篇歐陽脩文章，占全書 2547 篇之 6.7%，其中約 38 篇歐文與《歐陽文粹》相同，重疊率雖不及《宋文鑑》高，但較值得注意的是，《居士集》共收錄 12 篇策問，《歐陽文粹》選輯 7 篇，而《宋文鑑》也選錄相同的 7 篇。³⁵呂祖謙回應〈書歐陽文粹後〉的書信曾提及：「跋語引策問，意思甚有味」³⁶，凡此，都反映呂祖謙對歐文的重視，也透露出《歐陽文粹》與《宋文鑑》、《古文關鍵》間恐有相關的訊息。若能考知三書間的編選關聯，《歐陽文粹》的價值自然也須重加評量。

再就文壇風尚而言，乾道九年，宋孝宗親撰〈文忠蘇軾文贊並序〉，³⁷自言：「朕萬機餘暇，紬繹詩書，他人之文，或得或失，多所取捨，至於軾所著，讀之終日，亹亹忘倦，常寘左右，以為矜式，信可謂一代文章之宗也歟！」³⁸此後，南宋掀起崇尚蘇軾文章的風氣，筆記小說記載：「淳熙中，尚蘇氏，文多宏放」³⁹、「蘇文熟，吃羊肉；蘇文生，吃菜羹」⁴⁰，蘇文盛行情形不難想見。但吳子良（1197-1256?）《荊溪林下偶談》記載：

淳熙間，歐文盛行，陳君舉、陳同甫尤宗之。水心云：「君舉初學歐不成，後乃學張文潛，而文潛亦未易到。」⁴¹

「淳熙中，尚蘇氏」與「淳熙間，歐文盛行」二種說法有無相互抵觸處？究竟淳熙元年（1174）至淳熙十六年（1189）間，文學風尚為何？歐文的盛行與陳亮編選《歐陽文粹》有無關係？引人好奇。

³⁴ 參見附表一。

³⁵ 參見附表二。

³⁶ 宋·呂祖謙：〈與陳同甫書四〉，見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 261 冊，卷 5875，頁 151。《陳亮集（增訂本）》將此信附於〈書歐陽文粹後〉，題為「答陳同甫書」，云：「跋語引策問意思甚有味」，未有逗號斷開文句。見宋·陳亮著，鄧廣銘點校：《陳亮集（增訂本）》，卷 23，頁 198。《全宋文》斷為「跋語引策問，意思甚有味」，文意較顯豁分明，此從之。

³⁷ 此與陳亮編定《歐陽文粹》同年，二事是否有關，或可再加考察。

³⁸ 宋·宋孝宗〈御製蘇軾贊并序〉，見明·楊慎編，劉琳、王曉波點校：《全蜀藝文志》（北京：線裝書局，2003 年），卷 44，頁 1348-1349。

³⁹ 宋·趙彥衛著，傅根清點校：《雲麓漫鈔》（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卷 8，頁 133。

⁴⁰ 宋·陸游著，李劍雄、劉德權點校：《老學庵筆記》（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卷 8，頁 100。

⁴¹ 宋·吳子良：〈李習之諸人文字〉，《荊溪林下偶談》，收入王水照編：《歷代文話》（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 年），卷 3，頁 562。

自版本學方面觀察，《歐陽文粹》曾有宋代婺州官刻大字本、⁴²宋刊巾箱本傳世，所謂「巾箱本」本是「謂籍之細書小本者」⁴³，攜帶、檢閱方便，「嘉定間，從學官楊璘之奏禁毀小版，近又盛行。第挾書，非備巾箱之藏也。」⁴⁴據此可知，宋寧宗嘉定年間(1208-1224)，士子挾帶巾箱本應試已是盛行之事。而《歐陽文粹》巾箱本的流傳，可能與科考頗有關係，當時士子恐常隨身攜帶該書閱讀，甚或挾帶進入試場。

學者認為《歐陽文粹》「在南宋即已廣泛流傳」⁴⁵，歷代均曾翻刻，⁴⁶更於明代納為「官學藏書」⁴⁷，而「選本的傳播面和接受面應該比文集和單行本更加廣泛，因而影響和作用也更大。」⁴⁸何況，陳亮文章在當時「學士爭誦惟恐後」⁴⁹，且「從亮游者甚眾」⁵⁰，《歐陽文粹》是否因此產生較大影響？其影響、作用是否即為「淳熙間，歐文盛行」的原因之一？

而《歐陽文粹》的影響是否也包括「文粹」類書籍的相繼面世？紀昀等人認為《三蘇文粹》「其曰文粹，蓋仿陳亮《歐陽文粹》例也。」⁵¹《三蘇文粹》之外，《歐陽文粹》對其他「文粹」書籍有無影響？該書之後，編選單一文人或多位文人作品為「某某文粹」的情形如何？學界雖然並無「文粹學」的說法，但若能考察《歐陽文粹》在「文粹」發展歷史中的地位，應當也是重要課題。

以上諸般疑問，如能一一梳理證明，相信必能從不同面向抉發《歐陽文粹》編纂的意義，賦予該書應有的評價。

⁴² 金華市印刷行業協會編：《金華印刷史》（金華：方志出版社，2006年），頁20。

⁴³ 宋·高承著，明·李果訂，金圓、許沛藻點校：《事物紀原》（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卷4，頁182。

⁴⁴ 宋·戴埴：《鼠璞·「巾箱本」條》，收入《全宋筆記》第8編第4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17年），頁84。

⁴⁵ 夏漢寧：〈論陳亮《歐陽文粹》〉，頁59。審查委員提示，謂此句恐有語病，「蓋南宋自高宗建炎（1127）開始，距宋孝宗提倡蘇文或《歐陽文粹》乾道九年（1173）編成，相距46年，近50年時間，如何證明『南宋即已廣泛流傳』？」就精確時間軸而言，夏氏所謂「南宋」確略嫌寬泛，嚴格說來，應是自乾道九年後方才流傳，至於何時開始「廣泛」「流傳」，何謂「廣泛」？目前資料不足，暫難斷言。

⁴⁶ 夏漢寧：〈論陳亮《歐陽文粹》〉，頁60。

⁴⁷ 清·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收入《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第10冊，卷20，頁305。

⁴⁸ 夏漢寧：〈從歷代古文選本看歐陽脩散文的經典化過程〉，《江西社會科學》（2010年3期），頁104。

⁴⁹ 宋·葉適著，劉公純、王孝魚、李哲夫點校：〈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葉適集·水心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卷24，頁484。

⁵⁰ 清·徐乾學：《資治通鑑後編》，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4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年），卷129，頁1631。關於陳亮門生，清人萬斯同列錄18人，見清·萬斯同：《儒林宗派》，收入《四庫全書珍本·九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卷11，頁14-15。

⁵¹ 清·紀昀等：〈三蘇文粹七十卷〉，《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193，頁4320。

二、《歐陽文粹》編纂目的考辨

陳亮「自少有驅馳四方之志」⁵²，「下筆數千言立就」⁵³，每作一詞，輒自嘆曰：「平生經濟之懷，略已陳矣！」⁵⁴，年未二十即撰作〈酌古論〉，郡守周葵（1098-1174）讀後與之論難而大奇之，許為「他日國士也」⁵⁵。文章則是「俊豪開擴，務建實績」⁵⁶、多「究皇帝王霸之略，期於開物成務」⁵⁷，「馳騁為驚人可喜之談」⁵⁸，但卻五次科考落第，二次被誣下獄，⁵⁹直到光宗紹熙四年（1193）方才高中狀元，⁶⁰授簽書建康府判官公事，未上任，即於隔年辭世。

壯志受挫，對陳亮是莫大打擊，他曾自白：

亮本欲從科舉冒一官，既不可得，方欲放開營生，又恐他時收拾不上；方欲出耕於空曠之野，又恐無退後一著；方欲俛首書冊以終餘年，又自度不能為三日新婦矣；方欲盃酒叫呼以自別於士君子之外，又自覺老醜不應拍。每念及此，或推案大呼，或悲淚填臆，或髮上衝冠，或拊掌大笑。今而後知克己之功、喜怒哀樂之中節，要非聖人不能為也。⁶¹

在放棄科舉或躬耕維生間掙扎猶豫，難以抉擇；究竟要俛首書冊安度餘生，還是縱情杯酒，不再如世間士子般沉浸典籍中？進退之間，總令陳亮陷入兩難困境，以致悲憤喜疑種種情緒激盪胸臆，難以自制。真誠的表述，將科考失利加諸陳亮的磨難具現眼前。乾道年間的陳亮雖不如晚年痛苦不堪，但「負氣傲睨」⁶²個性從未改變，曾云：

⁵² 宋·陳亮著，鄧廣銘點校：〈上孝宗皇帝第一書〉，《陳亮集（增訂本）》，卷1，頁7。

⁵³ 元·脫脫：〈陳亮傳〉，《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98年），卷436，頁12929。

⁵⁴ 宋·葉適著，劉公純、王孝魚、李哲夫點校：〈書龍川集後〉，《葉適集·水心文集》卷29，頁597。

⁵⁵ 元·脫脫：〈陳亮傳〉，《宋史》，卷436，頁12929。

⁵⁶ 元·劉壎：《隱居通議·與朱元晦書》（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2，頁26。

⁵⁷ 宋·喬行簡：〈請謚陳亮呂祖儉劄子〉，見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292冊，卷6646，頁149。

⁵⁸ 明·方孝孺：〈讀陳同甫上宋孝宗四書〉，《遜志齋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3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年），頁139。

⁵⁹ 詳參童振福：《陳亮年譜》（臺北：商務印書館，1982年），頁1-55。

⁶⁰ 清·徐松輯，劉琳校點：《宋會要輯稿·選舉二之二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頁4259。

⁶¹ 宋·陳亮著，鄧廣銘點校：〈與呂伯恭正字·二〉，《陳亮集（增訂本）》，卷27，頁255。

⁶² 清·紀昀等：〈龍川文集三十卷〉，《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162，頁3390。

忽去秋偶為有司所錄，俾填成均生員之數，未能高飛遠舉，聊復爾耳。豈敢不識造物之意，而較是非利害於榮辱之場，不自省悟？來秋決去此矣。⁶³

狀似毅然捨棄科舉入仕一途，但當時「三喪在殯」⁶⁴，「而無寸土可耕，甘旨之奉闕然」⁶⁵，苦貧困窘境況迫使陳亮無法率性散髮弄扁舟，勢須另謀出路，以維生計。

陳亮曾回憶：「壬辰、癸巳，而貧日甚，欲托於講授以為資身之策，鄉閭識其素而不之信，眾亦疑其學之非是也。」⁶⁶「有宋中興之四十六，亮始取古今之書一二以讀之，稍稍與其可者共學。」⁶⁷壬辰、癸巳即乾道八、九年（1172-1173），而「中興之四十六」自趙宋南遷（1127）算起，約略也是乾道八、九年，兩相參證，推知陳亮當時確「以教書為行戶」⁶⁸，而所講授取讀的「古今之書」應包含歐陽脩文集。

當陳亮講學授業時，自須擬訂目標，備妥教材，方能獲致理想成效，閔澤平認為：

他講學的內容無法脫離當時的基本範疇，必須以六藝，典制及寫作技巧為主要內容，而以在科場上取得功名為主要目的。因此，在這在一階段陳亮所撰寫的《經書發題》，包括對《書經》、《詩經》、《周禮》、《春秋》、《禮記》、《論語》、《孟子》的闡述，儘管寫出了他獨特的理解，其宗旨依然是為時文的寫作提供訓練。⁶⁹

以科舉對南宋社會影響之大，⁷⁰士人對科舉之重視，講學者以協助生徒取得科名為目的，甚至因而招徠門生，自屬合理。雖然陳亮撰著〈經書發題〉原因、目的為何，學者有不同見解，但無論是純以闡發儒家經典為重，⁷¹或為備考而撰作，將〈經書發題〉作為教材確

⁶³ 宋·陳亮著，鄧廣銘點校：〈與葉丞相書〉其二，《陳亮集（增訂本）》，卷29，頁300。

⁶⁴ 宋·陳亮著，鄧廣銘點校：〈祭妹文〉，《陳亮集（增訂本）》，卷25，頁385。

⁶⁵ 宋·陳亮著，鄧廣銘點校：〈與葉丞相書〉其二，《陳亮集（增訂本）》，卷29，頁300。

⁶⁶ 宋·陳亮著，鄧廣銘點校：〈錢叔因墓碣銘〉，《陳亮集（增訂本）》，卷36，頁382。

⁶⁷ 宋·陳亮著，鄧廣銘點校：〈孫賈墓志銘〉，《陳亮集（增訂本）》，卷35，頁365。

⁶⁸ 陳亮曾云：「今年不免聚二三十小秀才，以教書為行戶」見宋·陳亮著，鄧廣銘點校：〈又乙巳春書之一〉，《陳亮集（增訂本）》，卷28，頁271，雖為淳熙十二年（乙巳，1185）之作，但考諸史料，乾道八年時，陳亮應即以教書為業。

⁶⁹ 閔澤平：《南宋「浙學」與傳統散文的因革流變》（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73。

⁷⁰ 參見何忠禮：《南宋科舉制度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頁267-331。

⁷¹ 如何俊：〈陳亮解經、系譜與南宋儒學的建構〉所謂：「如果細讀明言為陳亮《經學發題》對儒家經典的詮釋，則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他對儒家精神的確認。見何俊：〈陳亮解經、系譜與南宋儒學的建構〉，收入盧敦基、陳承革主編：《陳亮研究：永康學派與浙江精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53。

不無可能。比如〈經書發題〉中的〈周禮〉，⁷²命意尤合於〈書歐陽文粹後〉所謂：「公於是時，獨以先王之法度未盡施於今，以為大闕。其策學者之辭，殷勤切至，問以古今繁簡淺深之宜，與夫《周禮》之可行與不可行。」呂祖謙答書便稱讚陳亮前段文字：「跋語引策問，意思甚有味。」⁷³

另需思考的問題在於「先王之法度」偏向實際制度，與善言「道德性命」的道學似乎對反，但陳亮認為「文章、行義、政事、書判，並舉兼能而不可掩，而道德性命之說政自不相妨也。」⁷⁴對於道德性命之學興起後，文章、政事所受影響，也曾有所辨析，如〈廷對〉云：

《周官》之儒以道得民，師以賢得民，亦以當得民之二條耳。而二十年來，道德性命之學一興，而文章、政事幾於盡廢，其說既偏，而有志之士蓋嘗患苦之矣。十年之間，羣起而沮抑之，未能止其偏，去其偽，而天下之賢者先廢而不用，旁觀者亦為之發憤以昌言，則人心何由而正乎！臣願陛下明師道以臨天下，仁義孝悌交發而示之。盡收天下之人材，長短小大，各見諸用，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無一之或廢，而德行常居其先。蕩蕩乎與天下共由於斯道，則聖問所謂「士大夫，風俗之倡也，朕所以勸勵其志者不為不勤，而媮惰猶未盡革」，殆將不足憂矣。⁷⁵

回顧歷史，深感憂心，因而建議君上雖以德行為先，卻不宜偏廢政事、文學。此種理念下，當陳亮教導學子時，應也希望他們能重視實用。葉適（1150-1223）嘗言：

同甫文字行於世者，〈酌古論〉、《陳子課藁》、〈上皇帝三書〉最著者也。子沆聚他作為若干卷，以授余。⁷⁶

《陳子課藁》，自名稱看來，必為授課講義無疑。至於內容為何，因該書已不可得見，學者依據各種蛛絲馬跡，有所推測，如宗庭輔（?-?）言道：

⁷² 〈經書發題〉，今《陳亮集》題為「六經發題」，〈周禮〉見宋·陳亮著，鄧廣銘點校：《陳亮集（增訂本）》，卷10，頁83-84。

⁷³ 宋·呂祖謙：〈與陳同甫書四〉，見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261冊，卷5875，頁151。

⁷⁴ 宋·陳亮著，鄧廣銘點校：〈送吳允成運幹序〉，《陳亮集（增訂本）》，卷24，頁216。

⁷⁵ 宋·陳亮著，鄧廣銘點校：《陳亮集（增訂本）》，卷11，頁93。

⁷⁶ 宋·葉適著，劉公純、王孝魚、李哲夫點校：〈龍川文集序〉，《葉適集·水心文集》，卷12，頁207。

〈問答〉十二道，〈謝安比王導〉四論，〈經書發題〉七通（原注：與〈問答〉相類，但有問無答耳。玩「發題」二字可見），〈國子〉、〈傳注〉等十策，疑即水心《序》所謂《陳子課稿》，當時私擬程試之作，與水心之《永嘉八面鋒》相似。⁷⁷

乃就〈問答〉、〈謝安比王導〉、〈經書發題〉、〈國子〉、〈傳注〉諸作性質、筆法而疑其為《陳子課稿》內容，明指為「私擬程試之作」。鄧廣銘（1907-1998）則認為：

從《文粹》（《龍川水心二先生文粹》）輯出來的《策問》三卷、《漢論》五卷，作於何年，不易考知。我很懷疑，《漢論》可能就是葉氏所提及的《陳子課稿》的一部分，是在陳亮授徒講學期內向學生提示的一些歷史問題，為學生撰寫的一些示範文字。⁷⁸

雖態度保守，僅以「示範文字」解讀，不似宗庭輔斬截斷言，但《陳子課稿》與講學必有關係，顯然是二氏共識。

雖然陳亮可能因「少以文名於天下」⁷⁹、「時文之雄」⁸⁰而能吸引從學者聚集門下，但他彼時終究尚未取得任何功名，授課說服力或許會遭受質疑。因而，如若能在示範、模擬應答篇章之外，編選可供具體閱讀、解析、依循仿作的科考大家作品，講學之際自然較為便利，而且也有助於學子誦習，培養信心。《歐陽文粹》或許便是在這般思維與需求下出現的產物。

另就大環境而言，宋代私學興盛，啟蒙教育之外，以舉業為目標的私學也蓬勃發展，呂祖謙便曾由純事講學轉為兼教舉業。⁸¹呂、陳二人可能相識於乾道三年（1167），⁸²爾後十數年往來密切，而呂祖謙乾道四年（1168）冬日於曹家巷授業，講授《左傳》以利諸生課試，⁸³以呂、陳二人交誼，以及陳亮向呂祖謙求教的態度推測，此事或對陳亮有所啟發影響。呂祖謙、陳亮同為浙東文派代表人物，⁸⁴有學者認為「呂祖謙、陳亮、樓昉等浙學

⁷⁷ 清·宗庭輔：〈致應寶時論龍川文集又書〉，見宋·陳亮著，鄧廣銘點校：《陳亮集（增訂本）·附錄三》，頁465。

⁷⁸ 鄧廣銘：〈陳亮集增訂本出版說明〉，見宋·陳亮著，鄧廣銘點校：《陳亮集（增訂本）》，頁3。

⁷⁹ 宋·李幼武編：《宋名臣言行錄·外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4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卷16，頁442。

⁸⁰ 元·方回：〈讀《陳同甫文集》二跋〉，《桐江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年），卷3，頁203。

⁸¹ 參見梁庚堯：《宋代科舉社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年），頁95-111。

⁸² 見杜海軍：《呂祖謙年譜》（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35-36。

⁸³ 杜海軍：《呂祖謙年譜》，頁40。

⁸⁴ 參見李建軍：《宋代浙東文派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23。

士大夫推動歐蘇散文系統的經典化，既符合浙學一貫的思想主張，也滿足了理學學者干預科舉內容、改造科舉文風的普遍籲求。」⁸⁵明白標舉出陳亮在「推動歐蘇散文系統的經典化」的貢獻，也揭露理學學者推動歐蘇散文一事與科舉的密切關係。

陳亮〈書歐陽文粹後〉回顧宋朝文學發展歷程，說道：

初，天聖、明道之間，太祖、太宗、真宗以深仁厚澤涵養天下蓋七十年，百姓能自衣食以樂生送死，而戴白之老安坐以嬉，童兒幼稚什伯為群，相與鼓舞於里巷之間。仁宗恭己無為於其上，太母制政房闈，而執政大臣實得以參可否，晏然無以異於漢文、景之平時。民生及識五代之亂離者，蓋於是與世相忘久矣。而學士大夫，其文猶襲五代之卑陋。中經一二大儒起而麾之，而學者未知所向，是以斯文獨有愧於古。天子慨然下詔書，以古道飭天下之學者，而公之文遂為一代師法。未幾而科舉祿利之文非兩漢不道，於是本朝之盛極矣。公於是時，獨以先王之法度未盡施於今，以為大闕。其策學者之辭，殷勤切至，問以古今繁簡淺深之宜，與夫《周禮》之可行與不可行。而一時習見百年之治，若無所事乎此者，使公之志弗克遂伸，而荆國王文公得乘其間而執之。神宗皇帝方銳意於三代之治，荆公以霸者功利之說，飾以三代之文，正百官，定職業，修民兵，制國用，興學校以養天下之才，是皆神宗皇帝聖慮之所及者，嘗試行之。尋察其有管晏之所不道，改作之意，蓋見於末命，而天下已紛然趨於功利而不可禁。學者又習於當時之所謂經義者，剝裂牽綴，氣日以卑。公之文雖在，而天下不復道矣。此子瞻之所為深悲而屢嘆也。元祐間，始以末命從事，學者復知誦公之文。未及十年，浸復荆公之舊。迨於宣、政之末，而五季之文靡然遂行於世。然其間可勝道哉！二聖相承又四十餘年，天下之治，大略舉矣，而科舉之文猶未還嘉祐之盛。蓋非獨學者不能上承聖意，而科制已非祖宗之舊，而況上論三代！

長篇縷述各階段文章優缺點與演變情形，占據〈書歐陽文粹後〉過半字數，可見陳亮對宋文發展與科舉取士等問題極為關心，這可能也正是促使他編選《歐陽文粹》的強烈動機之一。

文中幾次提到三代兩漢與五代，顯然有治世典正之音與衰世卑陋之格相對的用意，而在文風幾度流轉遷變過程中，歐陽脩以「古道」、「先王法度」為依歸的文章不但成為「一

⁸⁵ 裴雲龍：〈理學知識場域與北宋六家散文經典系統的建構〉，《文學遺產》2018年第2期（2018年4月），頁75。裴文所謂「浙學」當是指浙東學派，與「浙東文派」有所不同。

代師法」，更重要的是因此扭轉「科舉祿利之文」風向，使宋文臻於鼎盛。其後，神宗雖「銳意於三代之治」，但王安石對科舉制度的改革卻反而使士人趨於功利，對「經義」「剝裂牽綴」的作法也使文氣卑弱。爾後，元祐、宣和、政和以迄紹興、乾道年間的科舉文章，雖迭經變革，依然未能追復嘉祐盛況，言下之意，分明是以「嘉祐」為科舉考試的準範。

前引文字原非今日所見樣貌，陳亮完成〈書歐陽文粹後〉便寄請呂祖謙賜教，呂祖謙認為該篇有數處語病，或是用語過於剛勁，或是不夠婉曲，因而針對幾段文字提出具體建議。⁸⁶陳亮從善如流，多半照修，但有一處卻未完全探納呂氏意見，即呂祖謙認為：「科舉之文，猶有宣、政遺風，語亦太勁，欲稍增損云：『科舉之文，猶未還慶曆、嘉祐之盛。』」⁸⁷陳亮卻刪除「慶曆」二字，僅改為「而科舉之文猶未還嘉祐之盛」。表面看來，似乎降低慶曆科舉文的成就及重要性，與他推重歐文的態度有所衝突，其實不然。

設若細察科舉文章變革歷史，便不難發現，慶曆年間，科舉取士已有「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⁸⁸弊端，以致「文章柔靡，風俗巧偽」⁸⁹，范仲淹（989-1052）、張方平（1007-1091）、歐陽脩諸人雖曾「詳定貢舉條制」⁹⁰，同議復古勸學，⁹¹但隨著「慶曆新政」的失敗，「北宋王朝首次科舉改革便難以為繼了」⁹²。

直到仁宗嘉祐二年（1057），歐陽脩知貢舉，堅決棄黜「奇邪譎怪」⁹³文章，擢取「以

⁸⁶ 如云：「說神宗、介甫處，語言欠婉，鄙意欲稍增損云：『荆國王文公得乘其間，而執之以伯者功利之說，飾以三代之文，正百官，定職業，修兵民，制國用，興學校，百度交舉，而其實有管、晏之所不道。神宗皇帝睿智濬發，察其非真，退之於鍾山，九年不召。然天下稍驚於功利，而不可禁，學者又習止天下不復道矣。神宗蓋益厭之，疆事方興，未遑改作。此子瞻之所為深悲而屢歎也。』「人以誠意來，止。安得行吾私於其間哉！」此語頗似有病。刪此數句，文意亦相接。……所謂『吾知國事而已，安得行吾私於其間哉』，私本不當有，若云不行，已是第二義；若又云『以國事而不得行吾私』，又是第三、第四義也。……『雖范忠宣猶不能以知之』，欲增損云：『雖范忠宣始猶未盡知之。』蓋觀忠宣元祐、紹聖之際，則深知此理矣，所以不欲斷定也。」見宋·呂祖謙：〈與陳同甫〉，《東萊呂太史別集》，收入黃靈庚、戰壘主編：《呂祖謙全集》第1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卷10，頁467。

⁸⁷ 宋·呂祖謙：〈與陳同甫〉，《東萊呂太史別集》，收入黃靈庚、戰壘主編：《呂祖謙全集》第1冊，卷10，頁467。

⁸⁸ 元·脫脫：〈選舉一〉，《宋史》，卷155，頁3613。

⁸⁹ 宋·范仲淹著，李勇先、王蓉貴校點：〈上時相議制舉書〉，《范仲淹全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2年），卷9，頁238。

⁹⁰ 《儒林公議》載：「慶曆三年，既放春榜，時議以為取士浮薄寢久，士行不察，學無根源，宜新制約以救其弊。執政（范仲淹）與言事者意頗符同，乃敕兩制及御史臺詳定貢舉條制。」見宋·田況：《儒林公議》，收入《全宋筆記》第1編第5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頁116。

⁹¹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慶曆四年三月甲戌條》（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卷147，頁3563。

⁹² 趙維平：〈北宋科舉改革與守舊述評〉，收入《開封教育學院學報》第23卷第1期（2003年3月），頁8。

⁹³ 宋·蘇轍：〈祭歐陽少師文〉，《樂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卷26，頁537。

西漢文詞為宗師」⁹⁴的蘇軾（1037-1101）、蘇轍（1039-1112）等人，終能使「場屋之習從是遂變」⁹⁵，「時體為之一變」⁹⁶，這應當便是陳亮所認知的「嘉祐之盛」。

因此，刪除「慶曆」二字不僅符合歷史事實，也凸顯陳亮聚焦於「嘉祐」的用心，以及對改革科舉文章的重視。

有感於當時「士皆膚淺於經而爛熟於文」⁹⁷，故而在「科舉之文猶未還嘉祐之盛」之後，陳亮刻意標舉歐文，慨嘆「學者雖私誦習之，而未以為急」，以致必須「掇其通於時文者」⁹⁸。

雖然〈書歐陽文粹後〉開篇便頌揚歐文「根乎仁義而達之政理，蓋所以翼《六經》而載之萬世者也」，看似純自「仁義」、「政理」、「六經」等面向觀看歐文，重視歐文，但其實陳亮深切明白，出仕任官是行「道」可能，才能真正發揮「文」的作用，⁹⁹而通過科考正是出仕的第一道關卡。

只是，當時朝廷以科舉文章取士用人，太過注重規矩，文章格式、議論尺度都要求不踰矩，所以難得奇士。對於這種情形，陳亮基本上是反對的，曾批判：

自科舉之興，世之為士者往往困於一日之程文，甚至於老死而或不遇。義不能以自行，貧不能以自為，於其間得尺寸之便，則亦甘心俛首而屑為之，誠知夫義之所在，而貧或迫其後也。¹⁰⁰

貧病不遇，困於程文之外，科舉最大問題是對人才的限制，陳亮對此曾多次表達想法，如：

本朝以繩墨立國，自是文法世界，度外之士往往多不能自容。¹⁰¹

⁹⁴ 宋·蘇軾著，張志烈、馬德富、周裕鍇主編：〈眉州遠景樓記〉，《蘇軾全集校注》第11冊（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卷11，頁1112。

⁹⁵ 元·脫脫：〈歐陽脩傳〉，《宋史》，卷319，頁10378。

⁹⁶ 宋·沈括著，胡道靜、金良年、胡小靜譯注：《夢溪筆談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卷9，頁308。

⁹⁷ 宋·陳亮著，鄧廣銘點校：〈變文格〉，《陳亮集（增訂本）》，卷12，頁106。

⁹⁸ 宋·陳亮著，鄧廣銘點校：〈變文格〉，《陳亮集（增訂本）》，卷12，頁106。

⁹⁹ 如〈復吳叔異〉云：「亮聞古人之於聞也，猶其為仕也。仕將以行其道也，文將以載其道也。道不在我，則雖任何為？雖有文，當與利口者爭長耳。韓退之《原道》無愧於孟荀，而終不免以文為本，故程氏以為「倒學」。況其止於馳聘語言者，固君子所不道，雖終日嘵嘵欲以陵轢一世，有識者固俛首而笑之耳，豈肯與之辯論是非哉！」見宋·陳亮著，鄧廣銘點校：《陳亮集（增訂本）》，卷29，頁314。

¹⁰⁰ 宋·陳亮著，鄧廣銘點校：〈送三七叔祖主筠州高安簿序〉，《陳亮集（增訂本）》，卷24，頁210。

¹⁰¹ 宋·陳亮著，鄧廣銘點校：〈與吳益恭安撫又書〉，《陳亮集（增訂本）》，卷29，頁308。

國家以科舉造士，束天下豪杰於規矩尺度之中，幸能把筆為文，則可屈折以自求達。至若鄉閭之豪，雖智過萬夫，曾不得自齒於程文爛熟之士。及其以智自營，則又為鄉閭所讎疾，而每每有身掛憲網之憂。¹⁰²

國家以科目取士，以格法而進退之，權奇磊瑰者固於今世無所合，雖復小合，旋亦棄去，以景安之靜厚篤實，亦復不偶如此。士之欲以科目自奮者，雖既得之，要皆未可必也。¹⁰³

雖似是在替郭德麟（?-?）、謝景安（?-?）諸人抱不平，但陳亮「狂豪」¹⁰⁴、「狂怪」¹⁰⁵、「豪俠」¹⁰⁶形象，不正是諸文「度外之士」、「天下豪杰」、「權奇磊瑰者」的外現嗎？當陳亮惋惜這些人被規矩尺度拘束而不得施展抱負、長才時，是否也彷彿看到自我身影列隊其中？是否也有意借他人酒杯澆自己胸中塊壘？

此種情形，不免令人想起蘇軾「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哲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¹⁰⁷的慨嘆，高世之才不願降格以求，便只能企望在上者能聰明不惑、大公拔擢。陳亮於〈書歐陽文粹後〉文末稱揚歐文「心存至公而學本乎先王」¹⁰⁸，期盼「讀是編者其知所趨矣」¹⁰⁹，或也是對政局時勢、科考取士事的心聲。以「心存至公」為例，陳亮舉呂夷簡（978-1044）、范仲淹（989-1052）「議論不合」後，因邊戰而為國放下「左右相仇」¹¹⁰黨爭舊怨，深明「內外相關而不相沮，蓋治道之基也」¹¹¹，歐公用心亦如此。而所謂「學本乎先王」即前文曾述「公於是時，獨以先王之法度未盡施於今，以為大闕」，兩相扣結，仍與科舉之文有關，如若在上位者能「心存至公」，「度外之士」或便不致「於今世無所合」無奈迫於現實，陳亮只能藉由革除「場屋一時之弊」¹¹²，讓科舉文章不再是「虛文」¹¹³，而能與世教相關，有益再現「祖宗致治之美」¹¹⁴。至於能兼具除

¹⁰² 宋·陳亮著，鄧廣銘點校：〈東陽郭德麟哀辭〉，《陳亮集（增訂本）》，卷34，頁361。

¹⁰³ 宋·陳亮著，鄧廣銘點校：〈謝教授墓碑銘〉，《陳亮集（增訂本）》，卷36，頁375-376。

¹⁰⁴ 陳亮：〈與韓無咎尚書〉自白：「亮少以狂豪馳驟諸公間，旋又脩飾語言，誑人以求知。諸君子晚又教以道德性命，非不屈折求合，然終不近也。」見宋·陳亮著，鄧廣銘點校：《陳亮集（增訂本）》，卷27，頁247。

¹⁰⁵ 元·脫脫：〈陳亮傳〉，《宋史》，卷436，頁12941。

¹⁰⁶ 元·脫脫：〈陳亮傳〉，《宋史》，卷436，頁12941。

¹⁰⁷ 宋·蘇軾著，張志烈、馬德富、周裕鐸主編：〈賈誼論〉，《蘇軾全集校注》第10冊，卷4，頁360。

¹⁰⁸ 宋·陳亮著，鄧廣銘點校：《陳亮集（增訂本）》，卷23，頁197。

¹⁰⁹ 宋·陳亮著，鄧廣銘點校：《陳亮集（增訂本）》，卷23，頁197。

¹¹⁰ 宋·陳亮著，鄧廣銘點校：《陳亮集（增訂本）》，卷23，頁197。

¹¹¹ 宋·陳亮著，鄧廣銘點校：《陳亮集（增訂本）》，卷23，頁197。

¹¹² 宋·陳亮著，鄧廣銘點校：〈國子〉，《陳亮集（增訂本）》，卷12，頁104。

¹¹³ 宋·陳亮著，鄧廣銘點校：〈問科舉之弊〉，《陳亮集（增訂本）》，卷13，頁123。

弊致用，又可指引學子通過科考的最佳範例便是歐文。

為了達到最佳效果，陳亮勢得精選最能連結「政理」與「時文」的歐文，但為何是「一百三十篇」，而不是更多或更少篇？原因應當與陳亮推崇「三代兩漢之文」有關，〈變文格〉云：

慶曆間，天子慨然下詔書，風厲學者以近古，天下之士亦翕然丕變以稱上意。……乘士氣方奮之際，雖取三代兩漢之文，立為科舉取士之格，奚患其不從，此則變文之時也。¹¹⁵

漢朝文章最為「渾厚典雅」¹¹⁶，與陳亮時代相近的鄭樵（1104-1162）評為「六經之後，惟有此作」¹¹⁷，雄深雅健的《史記》堪稱漢朝文章典範，極可能也成為陳亮心目中漢文代表。陳亮〈中興遺傳序〉云：

昔司馬子長周游四方，纂集舊聞，為《史記》一百三十篇。其文馳騁萬變，使觀者壯心駭目。顧余何人，豈能使人喜觀吾文如子長哉！方將旁求廣集，以備史氏之闕遺云耳。¹¹⁸

自謙為文不如司馬遷（145BC?-?），因此即使有意「旁求廣集，以備史氏之闕遺」，卻未敢奢望世人喜觀。上述言詞雖是針對編纂《中興遺傳》的心緒自白，但效法司馬子長的實際作為極可能不僅限於該書。就某種角度而言，選錄歐公作品合為《文粹》，是否也屬「旁求廣集」的另一種呈現呢？或也因如此，當陳亮自歐陽脩廣博作品中挑選足供仿習的範文時，《史記》「百三十篇」¹¹⁹之數也許便自然浮上腦海，〈書歐陽文粹後〉中二次提到

¹¹⁴ 宋·陳亮著，鄧廣銘點校：〈書歐陽文粹後〉，《陳亮集（增訂本）》，卷23，頁197。

¹¹⁵ 宋·陳亮著，鄧廣銘點校：《陳亮集（增訂本）》，卷12，頁107。此篇篇名，《文淵閣四庫全書》作「變文法」。

¹¹⁶ 宋·陳亮著，鄧廣銘點校：〈三國紀年·建安七子〉，《陳亮集（增訂本）》，卷16，頁146。

¹¹⁷ 宋·鄭樵：〈通志總序〉，見清·清聖祖選，清·徐乾學等編注：《古文淵鑑》（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57，頁1169。

¹¹⁸ 宋·陳亮著，鄧廣銘點校：《陳亮集（增訂本）》，卷22，頁194。

¹¹⁹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云：「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見漢·司馬遷著，劉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臺北：鼎文書局，1981年），卷130，頁3319。關於《史記》篇數，《漢書·藝文志第十》於「太史公百三十篇」後云：「十篇有錄無書」，見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6年），卷30，頁1714。呂祖謙嘗作〈辨史記十篇有錄無書〉，謂「以張晏所列亡篇之目校之《史記》，或其篇具在，或草具而未成，

兩漢文章都是與歐文緊密相連，陳亮或正是刻意藉由「一百三十」這數字，讓歐文直接上承《史記》。

三、《歐陽文粹》編選標準探查

陳亮編纂《歐陽文粹》目的既已呈顯，選文標準似乎也在〈書歐陽文粹後〉說明清楚，但，他是否完全依照原初所設定的理想編選？

以「通於時文」問題為例，「時文」一詞目前始見於《周禮》「時文思索，允臻其極」¹²⁰，乃指當代禮樂文明。¹²¹魏晉南北朝時出現「當時文章」之義，如《文心雕龍》所言：「觀其時文，雅好慷慨」¹²²便是一例。隋代科舉制度興起後，「時文」意義常被限縮專指，「意謂按時下科場流行格式寫作、專用於『舉業』的文章」¹²³。

不過，宋代科舉考試科目與內容曾經歷幾次演變，¹²⁴隨著考試科目的改易，各時期「時文」的內涵也隨之有所不同。「到紹興三十一年（1161）確定為進士科分經義、詩賦兩科取士，經義進士考經義、論、策，詩賦進士考詩賦、論、策，殿試兩科均試策，經義進士又分為《詩》、《書》、《易》、《周禮》、《禮記》、《春秋》等六科。直到南宋滅亡，辦法沒有改變。」¹²⁵

這種情形下，陳亮所選取「通於時文」的歐文，照理說應當是限於經義、詩賦、論、策、《詩》、《書》、《易》、《周禮》、《禮記》、《春秋》等科目，且如前曾引，陳亮對《周禮》十分熟悉，多次言及，〈書歐陽文粹後〉也曾與歐公取士相關。但《歐陽文粹》所選文章卻是分：論、策問、劄子、奏狀、序、記、雜著、碑銘墓銘、墓表幾類排放選文。科舉需考的經義、詩賦未列，較屬於私人性質，常與公領域無關的序、記、墓銘、墓表收錄多篇，¹²⁶官員上書帝皇的劄子也單獨立為一項，就備考而言，《歐陽文粹》的選文類別似乎頗為奇

非皆無書也，今各隨其篇辨之。」見宋·呂祖謙：《東萊呂太史別集》，卷14，頁278-279。收入黃靈庚主編：《呂祖謙全集》第1冊，卷14，頁565。其友陳亮亦持此說。

¹²⁰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清·阮元校勘：《周禮注疏·冬官考工記第六》，收入《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卷40，頁619-2。

¹²¹ 參見羅時進、劉鵬：〈唐宋時文考論〉，《文藝理論研究》2004年第4期（2004年7月），頁64。

¹²² 南朝梁·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臺北：學海出版社，1991年），卷9，頁674。

¹²³ 祝尚書：《宋代科舉與文學考論》（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頁271。

¹²⁴ 詳參梁庚堯：《宋代科舉社會》，頁19-30。

¹²⁵ 梁庚堯：《宋代科舉社會》，頁29。

¹²⁶ 學者觀察宋代選本文類狀況，發現各選本多選序、記文字以濟文章議論，參見楊曦：〈論南宋蘇文選本之流行及其與科舉考試之關係〉，《中國蘇軾研究》第10輯（2018年9月），頁334-335。

特，與「(古文關鍵)……不但沒有選唐以前的古文，而且所選差不多只限於『論』體文」¹²⁷的作法大異其趣。

《歐陽文粹》為何選擇這些類別的文章？各篇內容是否都符合「根乎仁義而達之政理」、可「翼《六經》而載之萬世」、「通於時文」等標準？

如果暫且拋開文體類別問題，直接就《歐陽文粹》選文本身考察，或許可整理出陳亮選取依據，基本上就是就體類、內容與章法三方面考量，各有不同標準。

以體類而言，宋代科舉「試之論以觀其所以是非於古之人，試之策以觀其所以措置於今之世」¹²⁸，論、策問都是考場重要文體，自然必須熟習作法。劄子、奏狀則是臣僚向君上呈報情事、表抒意見的文體，如果能掌握該體格式、精髓，在備考或任官時容易進入狀況，不致失格。至於序、記，學者考辨道：「在宋代詞科中，無論名稱如何變化，記、序都在考試科目中」¹²⁹，也是「朝野上下廣泛應用的文體」¹³⁰，加上「韓愈以來，相承以碑志、序、記為文章家大典冊」¹³¹，自然也是學子士人應當學習的文體。最為特別的乃在「雜著」，因問題較複雜，將待下節論述。

以內容而言，《歐陽文粹》選文大抵分為幾類，一是直接與科考出題相關者，如：〈本論上〉、〈本論下〉、〈原正統〉、〈明正統〉、〈正統上〉、〈正統下〉、〈春秋一〉、〈春秋二〉、〈春秋三〉、〈春秋四〉、〈春秋五〉、〈辨左氏〉、〈易或問一〉、〈易或問二〉、〈易或問三〉、〈泰誓〉、〈問禮樂〉、〈問六經〉、〈問為治〉、〈問周禮〉、〈問井田〉、〈問為政〉、〈問取士〉諸篇，歐陽脩於諸篇所闡述見解，如追法三代先王、尊孔之言等，當有助於學子應考時申論發揮。

二為與時政有關者，如：〈論史館日曆〉、〈論修河利害第一〉、〈論修河利害第二〉、〈論修六塔河〉、〈論均稅〉、〈論牧馬草地〉、〈論監牧〉等篇，雖然所論是北宋仁宗、英宗間政治民生議題，但仍可供孝宗朝作為借鑑，引領學子思考為政之道。

三是與取士用人有關者，南宋偏安一隅，孝宗雖有志奮勵中興，但終須眾多有識見能力的臣屬輔佐，各盡其才，盡忠職守，方能共振朝政，因此陳亮極為重視人才取用問題，如：〈乞補館職〉、〈乞定兩制員數〉、〈論館閣取士〉、〈論編學士院制詔〉、〈議新學〉、〈議科場〉、〈論舉人懷挾〉、〈薦司馬光〉、〈薦王安石呂公著〉、〈薦布衣蘇洵〉、〈舉蘇軾應制科〉、〈舉章望之曾鞏王回充館職〉等文，歐陽脩提到「取士之失在先材能而後儒學，

¹²⁷ 吳承學：〈現存評點第一書——論《古文關鍵》的編選、評點及其影響〉，《文學遺產》2003年第4期（2003年7月），頁75。

¹²⁸ 宋·蘇軾著，張志烈、馬德富、周裕鍇主編：〈謝梅龍圖書〉，《蘇軾全集校注》第16冊，卷49，頁5314。

¹²⁹ 祝尚書：《宋元文章學》（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357。

¹³⁰ 祝尚書：《宋元文章學》，頁357。

¹³¹ 宋·葉適：〈皇朝文鑒三·記〉，《習學記言序目》（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卷49，頁733。

先吏事而後文章」、「今負文學，懷器識，磊落奇偉之士，知名於世而未為時用者不少。惟陛下博訪審察，悉召而且置之館職」，即使時隔多年，依然適用。

這類選文既有從制度、事理上議論取士問題，也有具體舉薦人才的範例與說明，一方面可提醒眾人思考相關問題，一方面也藉由歐陽脩對司馬光、蘇洵等人的稱說文字，顯示人才應具樣貌，如「公所薦二人，取其沉默端正，守節難進，所以抑多言干進之弊也」¹³²之類，或許也可砥礪年輕學子效法先賢，明瞭充實自我的方式。

四則是自取士延伸而出，言及君臣遇合或友朋相知問題者，如〈外制集〉、〈王文正公碑銘〉、〈晏元獻公碑銘〉、〈范文正公碑銘〉、〈余襄公墓銘〉、〈杜正獻公墓銘〉、〈蔡君謨墓銘〉等文。值得注意的是，《歐陽文粹》多篇碑誌文墓主、書信往來對象，或是文章的書寫時空常與慶曆新政相關，陳亮是否有以慶曆新政為時政楷範的寓意，有待後續考辨。

五仍與取士有關，思考為文問題，論辨文、道關係，如〈答吳充秀才〉云：「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¹³³，孫琮認為「通篇只是一句：道足而文自生。持此立論，便已探驪得珠」¹³⁴，這與陳亮看法頗為相近，〈書作論法後〉謂：

大凡論不必作好語言，意與理勝則文字自然超眾。故大手之文，不為詭異之體而自然宏富，不為險怪之辭而自然典麗，奇寓於純粹之中，巧藏於和易之內。不善學文者，不求高於理與意，而務求於文彩辭句之間，則亦陋矣。故杜牧之云：「意全勝者，詞愈樸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昔黃山谷云：「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一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¹³⁵

雖是針對「論」的意見，但觀察陳亮其他有關文道言論與作品，可知，先意理後文詞，實是陳亮一貫主張，適用於任何文體。因此，選錄〈答吳秀才〉極可能是因陳亮認為歐陽脩與他想法一致，或許也希望藉前代大家名言以加重一己信念的說服力，促使更多士人認同，共往「理得辭順」理想前進。

雖然陳亮強調「不必作好語言」，但這並不表示他就完全不在乎寫作技法，據研究，

¹³² 張伯行評〈薦王安石呂公著〉之語，見清·張伯行選編：《唐宋八大家文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卷5，頁101。

¹³³ 宋·歐陽脩著，陳亮編：《歐陽先生文粹》，卷7，頁117。此篇篇名，《歐陽修詩文集校箋》作「答吳充秀才書」，見洪本健校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卷47，頁1176。

¹³⁴ 清·孫琮選評：《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收入《重刊山曉閣古文全集》（劍橋：哈佛燕京圖書館，2007年），卷23，頁165。

¹³⁵ 宋·陳亮著，鄧廣銘點校：《陳亮集（增訂本）》，卷25，頁228。

陳亮「以詞為論」外，也善於融化前人語句，提煉用字、句意，¹³⁶可見他仍重視字詞，也明白作品背後的意、理還是得藉由文字傳達，只是輕重先後有別。

或許因此之故，《歐陽文粹》中有多篇選文似乎是基於技法成就而選錄，如孫琮評〈與郭秀才書〉云：

古人作文，必有一番話頭引起於前，然後好入自己議論。如篇中先說古人相見之禮，引出今日秀才與己相見之禮是也。然古人話頭有正用之者，如說古人如是，我亦如是，此正用之也；有反用之者，如說古人如是，而我不能如是，此反用之也。有正反互用而淺深出之者，如篇中說古人以禽羔皮布為贄，而秀才卻以文詞為贄，比古人之禮為重，此正用而深出之者也；古人以酒穀幣帛將意，而我則空言以賦贈，較古人之禮為輕，此反用而淺出之者也。急須拈出，為用古人話頭者作指點。¹³⁷

文中「以文詞為贄，比古人之禮為重」透露「文詞」的價值，既可與前文所述參照，也顯示陳亮極可能是自「議論筆法」角度而選取本文。再如茅坤評〈送曾鞏〉云：

既重曾鞏文，不放口許曾鞏，正是名公送秀才文字法家。¹³⁸

呈明歐陽脩視對象身分、寫作緣由而採用的筆法，既提示書寫所需注意事項，也具現歐公贈序文「法家」地位的面目。而歸有光評〈御書閣〉「頗似史遷」¹³⁹，也可能是就筆法、風格而發。後世評選家甚至明言歐陽脩某些篇章與科舉關聯，如：

說有美堂為天下遊觀第一，而議論層折，得力在數虛字，亦最利舉業家。¹⁴⁰

是題幾類應制應試，故不橫發議論，一眼擒定「美」字，只用賓主相形，連翩托入，真有兩鏡引光，磨蕩群蒙之勢。熟之大利舉業。¹⁴¹

¹³⁶ 參見董平、劉宏章：《陳亮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359-375。

¹³⁷ 清·孫琮選評：《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收入《重刊山曉閣古文全集》，卷1，轉引自高海夫主編：《唐宋八大家文鈔校注集評》（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卷38，頁1849。

¹³⁸ 見高海夫主編：《唐宋八大家文鈔校注集評》，卷46，頁2182。

¹³⁹ 高海夫主編：《唐宋八大家文鈔校注集評》之〈廬陵文鈔二十〉中引錄歸有光：《歐陽文忠公文選》評語卷7，見高海夫主編：《唐宋八大家文鈔校注集評》，卷48，頁2239。

¹⁴⁰ 儲欣評。見清·儲欣：《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六一居士全集錄》（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卷5，頁265。

¹⁴¹ 《唐宋八大家文鈔校注集評》，〈廬陵文鈔二十〉引錄朱心炯：《古文評註便覽·歐陽文評語》，見高海夫主編：《唐宋八大家文鈔校注集評》，卷48，頁2251。

雖然陳亮並未一一詳說《歐陽文粹》每篇選文入選原因，但透過明清評註名家的剖析，或許確能遙合陳亮深意，較〈書歐陽文粹後〉顯露更多訊息。

四、《歐陽文粹》類目價值研析

《歐陽文粹》的類目命編極具意義，深具文體學價值。

就常理而言，《歐陽文粹》既自歐陽脩文集編選作品而成，本可依循原書分類名目而移用不易，如《居士集》於古詩、律詩之外，按：賦、雜文、論、經旨、辯、詔冊、神道碑銘¹⁴²、墓表、墓誌銘、行狀、記、序、傳、書、策問、祭文 16 類排序，編次文章。而陳亮採擇篩選的作品，分別來自《居士集》論、經旨、策問、上書、書、序、記、碑銘、墓誌、墓表諸類。但《歐陽文粹》所收作品依序為：論、策問、書、劄子、奏狀、序、記、雜著、碑銘（含墓銘、墓表）九種文體，原屬「經旨」、「辯」的篇什一律改歸入「論」，¹⁴³《居士集》未曾出現的「劄子」、「雜著」則赫然入列。

「劄子」乃「尺牘無封、指事而陳之者」¹⁴⁴，「獨行於宋，盛於元」¹⁴⁵，歐陽脩《奏議集》、《河東奉使奏草》、《河北奉使奏草》、《濮議》都留存多篇，而且篇名多半命為「論〇〇劄子」、「薦〇〇劄子」、「言〇〇劄子」、「乞〇〇劄子」……，陳亮自上述諸書選收 10 篇而別立「劄子」一目，應當是有意將名稱相同的作品歸類集中，以便閱看，或從而觀察「劄子」書寫情形是否有共同性。此舉顯示《歐陽文粹》的類目絕非呆板承繼歐作舊有名稱，而曾經陳亮慎思、編排、命名。¹⁴⁶

至須關注的則是「雜著」一類。所謂「雜著」，吳訥（1372-1457）釋曰：

集諸儒先所著之雜文也。文而謂之雜者何？或評議古今，或詳論政教，隨所著立名，而無一定之體也。文之有體者，既各隨體哀集；其所錄弗盡者，則總歸之雜著也。

¹⁴² 此為周必大本名目，衢州本則僅作「碑銘」二字，應與歐陽脩原本較為接近。

¹⁴³ 計收：〈春秋論〉5 篇、〈石鷄辯〉、〈辯左氏〉、〈易或問〉3 篇、〈泰誓論〉、〈縱囚論〉、〈怪竹辯〉等 13 篇，參見宋·歐陽脩著，宋·陳亮選輯，夏漢寧校勘：《歐陽先生文粹》，卷 1-3，頁 75。

¹⁴⁴ 吳訥：《文章辨體序說》，收入《文體序說三種》（臺北：大安出版社，1998 年），頁 14。

¹⁴⁵ 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收入《文體序說三種》（臺北：大安出版社，1998 年），頁 83。

¹⁴⁶ 「劄子」一體於宋人文集非屬罕見，歐陽脩別立奏議專集，故本集無劄子，而陳亮自奏議集中擇選文章，別立劄子一類，參見宋·歐陽脩著，宋·陳亮選輯，夏漢寧校勘：《歐陽先生文粹》，卷 9，頁 134-146。

著雖雜，然必擇其理之弗雜者則錄焉，蓋作文必以理為之主也。若夫掛一漏萬，尚有俟於博雅君子。¹⁴⁷

徐師曾（1546-1610）則以為：

按雜著者，詞人所著之雜文也；以其隨事命名，不落體格，故謂之雜著。然稱名雖雜，而其本乎義理，發乎性情，則自有致一之道焉。劉勰所云：「並歸體要之詞，各入討論之域。」正謂此也。今取幾首列於篇。¹⁴⁸

二人都扣合「雜」的名稱、性質而統整涵義，自篇題、題材、創作動機、內容思想綜合各家「雜著」相同處，郭章裕分析：

總括吳、徐二氏所言，「雜著」主要的特徵可以歸納有四：其一在篇題上並無體類名稱，而是隨內容事理以定名，同時其文體特徵亦有別於各種既有文學體裁類，或者說雜揉各種既有文學體類之特徵，所以這些作品難以後設地歸入各文學體類之中；其二在題材上繁複多元，或抒發情感，或議論道理，或記述事物，總之並無一致；其三就創作動機上，要在本乎作者個人真誠心靈所見所感，然則文章可見作者流露之性情；其四在作品的內容思想上，不離道德義理的宣揚及世教風化的勸導，那麼文章的旨趣，必然極富儒家學思之意味。¹⁴⁹

大抵貼合吳、徐想法。翻檢現存別集，不難察知，論、序、記類文章基本上是作者落筆之前便已擇定文體，冠於篇題，並且遵守該體書寫規範而創作的成果。即便有意「破體為文」，仍必須先理解、掌握某種文體的體制要求，才能突破範限而別出蹊徑。

「雜著」則非如此，唐、宋文集中雖然屢見這項標目，但似乎並無任何一篇直接題為「OO雜著」的篇名，而是廣納說、箴、戒、解等各類原已有固定名稱的體類，或許因數量寡少，不便單立一卷，故而總合為「雜著」；或許因具備新文類性質，暫時難以歸類，因而籠統收為「雜著」。

¹⁴⁷ 吳訥：《文章辨體序說》，頁 57。

¹⁴⁸ 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頁 93-94。

¹⁴⁹ 郭章裕：《古代「雜文」的演變——從《文心雕龍》、《昭明文選》到《文苑英華》》（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0年），頁 263。

宋初李昉（925-996）編選《文苑英華》時，特立「雜文」一類，收錄「式微文類的零星作品、傳統文類之下的創新作品、以及各種文類交溶的作品，還有尚未可歸為一類之新文體」¹⁵⁰，似乎與「雜著」相近，但《文苑英華》「雜文」實有按內容題材、形式及無法歸類之「雜說」、「雜製作」三標準收集的文章。¹⁵¹李昉雖然已經意識到「雜」的存在，但當時可能仍無法明辨細析所謂「雜」的內涵，因此兼採博收，一概併入「雜文」。

姚鉉（967-1020）《唐文粹》全無「雜文」、「雜著」類，其中「古文」一類頗為新奇，分別自「類」、「體」、「內容」三方面收入五原、經旨、論兵等十七子目之作，¹⁵²有學者認為《唐文粹》的「古文」便是唐人所謂「雜著」。¹⁵³

《文苑英華》、《唐文粹》之後，宋人別集專立「雜著」一類的情形逐漸增多，如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所收書籍為計數對象，可知北宋、南宋約略各有 25、70 本文集出現「雜著」一類文章。各書所收作品相當駁雜分歧，如與歐陽脩往來密切的劉敞（1019-1068）為例，《公是集》中「雜著」分別列入：論、說、解、辯、題跋，蔡襄（1012-1067）《端明集》則是兼納：疏、銘、箴、贊、對、記、述等體，晁補之《雞肋集》收錄：說、論、戒、辯、述等文體。

大致說來，宋代文集「雜著」所收文類以：題跋、序、贊、論辯、銘、記、祭文、祝文等為大宗，此外，也收有箴、頌、啟、尺牘、字說、諡議、詩、墓銘、上梁文、青詞、榜文、偈、疏等文類，數量相對較少。綜合言之，幾乎各體文章都可收入雜著，或可視為數量較少的文體的集合處，類似今日「雜項」、「其他」意義。

《歐陽文粹》「雜著」則只收：〈書梅聖俞詩藁後〉、〈書春秋繁露後〉、〈記舊本韓文後〉、〈讀李翱文〉、〈崇文總目敘釋〉、〈集古錄跋尾十〉等 15 篇，性質集中為「題跋」類。

上引各單篇文章，在《歐陽文忠公集》中都列於「雜題跋」一類，但《歐陽文忠公集》是周必大（1126-1204）自宋光宗紹熙二年（1191）至慶元二年（1196）編校而成，比《歐陽文粹》晚了二十幾年才完成，「雜題跋」名稱與「雜著」有何關係？周必大將〈書梅聖俞詩藁後〉、〈書春秋繁露後〉諸篇統入「雜題跋」，有無可能是受到《歐陽文粹》的啟發？

¹⁵⁰ 張蜀蕙：《文學念的因襲與轉變：從文苑英華到唐文粹》（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7年），頁 51。

¹⁵¹ 張蜀蕙：《文學念的因襲與轉變：從文苑英華到唐文粹》，頁 51。

¹⁵² 詳參何沛雄：〈略論《唐文粹》的「古文」〉，香港浸會學院中國語文學會主編：《唐代文學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頁 171-184。

¹⁵³ 兵界勇：〈論《唐文粹》「古文」類的文體性質與其代表意義〉，《中國文學研究》第 14 期（2000 年 5 月），頁 21。

就目前兩宋文集「雜著」收文情形看來，《歐陽文粹》所收文章幾乎可說是最單純一致的。¹⁵⁴按理說，周必大定然見過《歐陽文粹》，如果他發現了陳亮對「雜著」選文的歸納性與排他性，進一步總結為「題跋」，同時保留「雜」字，而更明確，且縮小範圍地命為「雜題跋」。那麼，《歐陽文粹》對歐陽脩文集「題跋」單獨成立為一體，便居功厥偉，而這也反映出陳亮的獨到眼光。

別集之外，《歐陽文粹》之前的重要總集、選集或文論著作中，都未曾出現「雜著」一類，《宋文鑑》應當是第一部列有「雜著」的總集，而《宋文鑑》是呂祖謙於孝宗淳熙四年（1177）奉詔編輯，淳熙六年（1179）繳進於朝，以呂祖謙與陳亮的交誼及具體建議〈書歐陽文粹後〉的情形看來，《宋文鑑》特立「雜著」一類，或許也與《歐陽文粹》有關。

五、《歐陽文粹》「文粹」影響探究

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唐文粹》編成後，慶曆四年（1044）「京師刊《宋文粹》十五卷，皆一時名公之古文」¹⁵⁵，此後直到北宋覆亡，似乎都再無「文粹」書籍出現。¹⁵⁶

直到南宋孝宗乾道九年，《歐陽文粹》面世，此後，以「文粹」為名的書籍才陸續再現，其中有以單一文人為對象的「文粹」，如：《北溪文粹》、《老泉先生文粹》、《曾南豐先生文粹》、《昌黎文粹》、《浮溪文粹》；有將互有關係的二至六人，各選取部分作品，編輯成書的「文粹」，如：《勉齋北溪文粹》、《三蘇文粹》、《歐曾文粹》、《蘇門六君子文粹》¹⁵⁷、

¹⁵⁴ 詳參附表三、四。

¹⁵⁵ 《歐陽文忠公文集》卷 59《考異》之語，轉引自宋·晁公武編，孫猛校：《郡齋讀書志校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卷 20，頁 1071。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載：「《聖宋文粹》三十卷，並云：右不題撰人。輯慶曆間群公詩文，劉牧、黃通之徒皆在其選。」

¹⁵⁶ 宋·鄭樵：《藝文略第八》，《通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 年），卷 70，頁 825-1 載：「《宋新文粹》三十卷。」關於《宋新文粹》編選者、編成時間等資訊，現存典籍全無記錄，只能依據該書於《通志》中位列《宋文粹》之後一事，推測《宋新文粹》成書年代應為《宋文粹》至《通志》之間。

¹⁵⁷ 歷來皆有學者言及陳亮編有《三蘇先生文粹》（或名「三蘇文粹」）70 卷，或《蘇門六君子文粹》70 卷，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三蘇文粹》七十卷，不著編輯者名氏，前後亦無序跋，其曰『文粹』，蓋仿陳亮《歐陽文粹》例也。」見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193，頁 4320、「《蘇門六君子文粹》70 卷，不著編輯者名氏。卷首凡例稱，或傳為陳亮所輯。」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187，頁 4165-4166。惟陳亮特為《歐陽文粹》作序，表明編選原因、取捨標準等問題，葉適亦有〈龍川文集序〉，見宋·葉適：《葉適集·水心文集》，卷 12，頁 207、以及〈書龍川集後〉二文，宋·葉適：《葉適集·水心文集》，卷 29，頁 596-597，卻未見與《三蘇文粹》、《蘇

《圈點龍川水心二先生文粹》；也有專收某地作品的「文粹」，如：《吳都文粹》¹⁵⁸；《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網羅五百二十家宋人「世用之文」，為南宋現存惟一「總集」性質的「文粹」。¹⁵⁹

彭元瑞（1731-1803）等人所編《天祿琳琅書目後編》提及：

南宋時於諸名家多有文粹選本，今存者如《歐陽文粹》、《三蘇文粹》、《蘇門六君子文粹》、《浮溪文粹》、《吳都文粹》，皆沿姚鉉《唐文粹》之名也。¹⁶⁰

「文粹」名稱承沿《唐文粹》而來，應無疑義，但若真如彭氏所言「南宋時於諸名家多有文粹選本」，那麼，南宋「文粹」書籍應較前文所列多出不少，而且，似是以單一文人的「文粹」為主。這些編選個別名家的「文粹」，可能都晚於《歐陽文粹》，他們的產生是否受到《歐陽文粹》啟發？編輯宗旨、體例與《歐陽文粹》有何異同？有無關聯？李致忠說道：

看來，選編一時、一地、一人之要文名篇而另成一書者，是南宋的一種風氣。尤其是書鋪子，為了適應舉子科考，選編文粹，提供名篇範式，以便從中牟利，更是不遺餘力。這部《曾南豐先生文粹》的編選者，很可能就是當時的坊間書鋪。所選曾南豐先生論一首、議三首、序三十首、書十五首、記二十九首、詔三首、策問二首、疏一首、劄子七首、狀五首、哀詞一首、墓誌十首。凡一百一篇。體裁齊全，題材廣涉。¹⁶¹

文中所分析選編「文粹」理由的「適應舉子科考」、「提供名篇範式」都與《歐陽文粹》

門六君子文粹》相關之序跋資料，似不合常理，故亦有諸多學者持保留態度，未敢斷言《三蘇文粹》編者為何人，如葉德輝〈明宋學士文粹跋〉便云：「陳亮選《歐陽文忠集》為《歐陽文粹》，又，南宋人選《三蘇文粹》。」見清·葉德輝：《郇園山居文錄》，收入《葉德輝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07年），卷1，頁579。祝尚書：《宋人總集敘錄》則謂：「編者不詳。」祝尚書：《宋人總集敘錄》（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86。

¹⁵⁸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書雖稱文粹，實與地志相表裡。東南文獻，藉是有徵；與范成大《吳郡志》相輔而行，亦如駟有靳矣。」見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187，頁4162。

¹⁵⁹ 詳參附表五。

¹⁶⁰ 清·于敏中：《天祿琳琅書目後編》，收入《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十七》（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卷6，頁314。

¹⁶¹ 李致忠：《昌平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697。

相同，也都是致力「時文以古文為法」的例證，¹⁶²王水照便說：

正是在他們（陳亮、呂祖謙、陳傅良）的倡導、教導下，乾淳之際的時文寫作開始師法唐宋古文，從中汲取營養。¹⁶³

其中《歐陽文粹》應居一定地位，而這也是南宋「時文以古文為法」¹⁶⁴的具體表徵。

六、結語

綜上所論，本文目前得致幾項結論：

- (一)《歐陽文粹》為「古文選本」開創者之一，反映宋人發現「古文」獨立存在價值的眼光，同時也證明：陳亮清楚意識「選」的意義與重要性，從而藉由「編選」舉動傳遞個人文學理念，以達到預期成果。
- (二)陳亮身負高才壯志，意圖經世濟民，卻屢遭科考落第打擊，迫於生計，至遲已於乾道八、九年以教書為行戶，收徒授課，《歐陽文粹》可能為教材之一。
- (三)為利學子科舉得名，《歐陽文粹》所選文章除「根乎仁義而達之政理」，也須「通於時文」，實具「時文以古文為法」理念。
- (四)陳亮冀望追復「嘉祐之盛」，因此〈書歐陽文粹後〉大段梳理宋代文學發展概況，以凸顯「嘉祐」革新的成就，而這也顯示陳亮編選《歐陽文粹》應具有「改革科舉程文」用意。
- (五)《歐陽文粹》選文篇數為「一百三十」，可能與陳亮推崇「三代兩漢之文」有關，藉由「一百三十」數字，串連歐文直承《史記》之脈絡。
- (六)《歐陽文粹》選文依據除仁義、政理、時文外，具體落實時則就體類、內容與章法三面向考量。體類方面，「雜著」之外，論、策問、劄子、奏狀、序、記，碑志都與備考任官有關。內容方面，則選：直接與科舉出題、時政、取士用人有關，以及君臣遇合、友朋相知、文道問題。章法方面則側重有利應答技巧的作品。

¹⁶² 關於「時文以古文為法」問題，祝尚書〈宋元文章學的基礎：時文以古文為法〉一文論述清楚，該文雖是以《古文關鍵》之類文章評點書籍為討論重心，但其解說也適用於南宋文人「文粹」書籍。詳見祝尚書：《宋元文章學》，頁 61-78。

¹⁶³ 王水照、熊海英：《南宋文學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頁 129。

¹⁶⁴ 關於此一課題，祝尚書已有精闢梳理，可參祝尚書：《宋元文章學·第 3 章·宋元文章學的基礎：時文以古文為法》，頁 61-78。

- (七)《歐陽文粹》的類目命編極具意義，深具文體學價值。《居士集》未立的「筭子」、「雜著」為《歐陽文粹》新設類目，有別於其他宋代文集「雜著」內容，《歐陽文粹》的「雜著」頗為單純，大抵為題跋文章。
- (八)《歐陽文粹》「雜著」一類，可能對其後呂祖謙《宋文鑑》、周必大《歐陽文忠公文集》的分類編次有所啟發。
- (九)《歐陽文粹》極可能為第一本以「文粹」命名的單一文人文集。其後，南宋陸續出現同樣收錄單一文人作品的「文粹」，以及編選數人、百人或一地的「文粹」書籍。對於「文粹」類書冊而言，《歐陽文粹》應具有開導作用，地位不容忽視。

附表一：《歐陽文粹》、《古文關鍵》所選歐文篇目比較

《古文關鍵》歐文選目	《歐陽文粹》收錄情形
〈朋黨論〉	X
〈縱囚論〉	O
〈為君難論〉	X
〈本論〉上	O
〈本論〉下	O
〈春秋論〉中	O (收〈春秋論〉一二三四五)
〈春秋論〉下	O (收〈春秋論〉一二三四五)
〈泰誓論〉	O
〈上范司諫書〉	O
〈送徐無黨南歸序〉	O
〈送王陶序〉	O

附表二：《歐陽文粹》、《宋文鑒》所選歐文篇目比較

《歐陽文粹》	《宋文鑒》(所在卷次)
論	
本論上	94
本論下	X
春秋論一	X
(春秋論)二	X
(春秋論)三	X
(春秋論)四	X
(春秋論)五	X
泰誓論	95
縱囚論	X
策問七道附	124 (選七篇,皆同)
書	
上皇帝辯杜韓范富書	46
上范司諫書	113
上杜中丞書	114
答吳充秀才書	114
(與石公操書)二	114

劄子	
乞補館職劄子	47
論修六塔河狀	46
讀李翱文	130
崇文總目敘釋	X
集古錄跋尾十	130（選五篇，四篇文粹有）
序	
送徐無黨序	86
集古錄目序	86
外制集序	86
詩圖總序	86
記	
吉州學記	78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78
畫錦堂記	78
有美堂記	78
碑銘	
王文正公神道碑	145
晏元獻公神道碑	146
范文正公神道碑	145
杜正獻公墓誌銘	X
尹師魯墓誌銘	140
蘇明允墓誌銘	140
瀧岡阡表	145
周君墓表	145
拾遺	
豐樂亭記	78
至喜亭記	78
秘演詩集序	86
惟儼文集序	86
蘇子美墓誌銘	140
石守道墓誌銘	140
廬山高一首贈同年劉中允歸南康	13
再和	13

附表三：北宋文集「雜著」所收文類（依作者生年排序）

作 者	書 名	文 類
晁補之	雞肋集	說、論、戒、辯、述
文同	丹淵集	題跋、贊、銘、記、議、醮詞、移文
呂南公	灌園集	題跋、對、傳、志、贈序、說、戒、述、譜牒
王安石	臨川文集	論、說、策問、題跋、議、述、贈序
鄒浩	道鄉集	題跋、銘、贊、上梁文、青詞、祭文
劉弇	龍雲集	題記
張方平	樂全集	箴、贊、策問、贈序、議、書
劉敞	公是集	說、解、問、題跋、論、志
孔文仲、 孔平仲、 孔武仲	清江三孔集	說、題跋、記、祭文
陳師道	後山集	說、贊、題跋、銘、疏、傳、上梁文、致語、口號、 青詞
黃庭堅	山谷集	論、傳、記、問、說、題跋、贈序、解、題壁記、
周敦頤	周元公集	說、題跋、賦、尺牘、題壁記
蔡襄	端明集	說、策問、銘、箴、贊、論、對、解、記、疏、辨、 疏、議、戒、雜說
謝逸	溪堂集	說、題跋、傳、對
米芾	寶晉英光集	論、記
劉摯	忠肅集	祭文
呂陶	淨德集	記
鄭獬	鄖溪集	題跋、問、記、戒、論
劉敞	彭城集	題跋、策問、哀辭、祭文、對、疏
蘇頌	蘇魏公文集	策問、說、題跋、銘、誡
強至	祠部集	祭文、記
趙湘	南陽集	哀辭、箴
張詠	乖崖集	贊、傳、銘、箴、疏
釋契嵩	鐔津集	說、解、對、辨、述、移文、記

附表四：南宋文集「雜著」所收文類（依作者生年排序）

作者/編者	書名	文類
朱熹	晦菴集	題跋、記、說、辯、辨、銘、傳、解、論、策問、啟
楊萬里	誠齋集	冊文、詞、議、策問、疏、箴、銘、贊、樂府、題跋、祭文
陸九淵	象山集	記、贈序、說、題跋、策問
樓鑰	攻媿集	說、贈序、
袁燮	絜齋集	議、題跋、說、贈序
楊冠卿	客亭類稿	賦、頌、贊、述、贈序、題跋、說、疏、尺牘、祭文
王柏	魯齋集	論、劄子、原、議、說
林希逸	竹溪鬳齋十一藁續集	說、箴、贊、劄子
吳泳	鶴林集	論、辯、議、題跋、銘、說
陳傅良	止齋集	祭文、說、贊、青詞、上梁文、榜文
吳儼	竹洲集	題跋、說、記、贈序、尺牘
鄭興裔	鄭忠肅奏議遺集	尺牘、記、題跋、辨、告文（祭文）
俞德鄰	佩韋齋集	箴、銘、贊、頌、題跋、論
衛宗武	秋聲集	說、題跋、頌、贊、哀辭、祝文、奠文
劉辰翁	須溪集	祭文、尺牘、贊、啟、牒文、題跋
趙孟堅	彝齋文編	銘、箴、贊、祭文、墓銘、祝文、告文
李曾伯	可齋續藁	題跋、贊、祭文、記、上梁文、青詞
葉適	水心集	題跋、尺牘、說、贊、贈序、述、錄
黃榦	勉齋集	辯、說、記、祭文、榜文
林之奇	拙齋文集	說、題跋、疏、贈序
陳起	江湖小集	銘、箴、說、記、題跋、啟
馬廷鸞	碧梧玩芳集	祭文
姚勉	雪坡集	制
陽枋	字溪集	辨、祭文、疏、祝文、疏
徐元杰	樸菴集	祭文、奠文、榜文
徐經孫	矩山存稿	劄子、贈序、題跋、說、記、狀、牒文、祭文、上梁文
王邁	臞軒集	箴、銘、題跋、賦、告文
員興宗	九華集	說
王十朋	梅溪集	辨、題跋、說、戒、記
李石	方舟集	傳、題跋、論、辯
王質	雪山集	祭文、哀辭

李綱	梁谿集	傳、說、答、釋、辯、對、原、戒
程俱	北山集	題跋、辨、傳、贊、銘、祭文、記、論
范浚	香溪集	問、志、喻、箴、銘、辨、說、傳、題跋
楊時	龜山集	銘、戒、贊
董弅	嚴陵集	碑銘、記、尺牘、銘
許棐	梅屋集	贈序、說、題跋、贊、志
羅從彥	豫章文集	題跋、記、尺牘
劉子翬	屏山集	題跋、傳、志、銘
晁說之	景迂生集	辨、論、志
仲并	浮山集	祭文
蘇籀	雙溪集	論
張嶠	紫微集	戒、頌、尺牘、題跋
曹勛	松隱集	題跋、問、辨、論、說、記
周行己	浮沚集	銘、說、題跋、贊、哀辭、傳、論、辯、祭文
扈仲榮、 程遇孫	成都文集	論
程頤、程 顥	二程文集	論、策問、箴、銘、題跋、志、記
李昉英	文溪集	贈序、疏
蔡戡	定齋集	傳
崔敦禮	宮教集	碑、銘、贊、解、祭文、墓誌
林光朝	艾軒集	題跋
史浩	鄞峯真隱漫錄	戒
晁公遯	嵩山集	策問、銘
馮時行	縉雲文集	題跋
張九成	橫浦集	說
綦崇禮	北海集	題跋、祭文
黃彥平	三餘集	贈序、贊、題跋、祭文、述
劉一止	苕溪集	墓誌銘
李彌遜	筠溪集	祭文
李光	莊簡集	題跋、祭文
王安中	初寮集	祭文、題跋、贊、偈、劄子、祭文
宗澤	宗忠簡集	疏
李復	潘水集	論、題跋、祭文

附表五：宋代「文粹」書籍一覽表¹⁶⁵

書名	卷數	編者	成書年代	備註
《唐文粹》	100	姚鉉（968-1020）編。	大中祥符四年（1011）。	存。
《宋文粹》	15	不詳。	慶曆四年（1044）。	佚。《總集敘錄》頁596。
《聖宋文粹》（又稱《宋新文粹》）	30	不詳。	介於《宋文粹》與《通志》紹興三十一年（1161）成書之間。	佚。《總集敘錄》頁596。
《三蘇先生文粹》	70	不詳。	紹興（1131-1162）初年。 ¹⁶⁶	存。《總集敘錄》頁92-95。
《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	100	不詳。	紹興年間。 ¹⁶⁷	存。《總集敘錄》頁97-99。
《蘇門六君子文粹》	70	（題）陳亮編。	不詳。 ¹⁶⁸	存。《總集敘錄》頁177-179。
《歐陽先生文粹》	5	陳亮（1143-1194）編。	乾道九年（1173）。	存。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	100、110、150	魏齊賢（?-?）、葉棻（?-?）編。	100卷本：紹熙元年（1190）。 110卷本：不詳。 150卷本：嘉定三年（1210）。	存。《總集敘錄》頁196-204。
《曾南豐先生文粹》	10	不詳	宋光宗紹熙（1190-1194）年間。	存。《別集敘錄》頁271。

¹⁶⁵ 主要依據祝尚書：《宋人總集敘錄（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及祝尚書：《宋人別集敘錄（增訂本）》二書，並參酌其他研究製成本表。此外，《宋人別集敘錄（增訂本）》著錄汪藻（1079-1154）《浮溪文粹》。見祝尚書：《宋人別集敘錄（增訂本）》，頁720-721，對編者及編纂時代語焉不詳，或以為宋人所編。經施懿超考證，本書為明儒趙沅（1319-1369）於洪武元年、二年間（1368-1369）所編，因附辨於此，詳見明•趙沅：《宋四六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96-99。

¹⁶⁶ 海源閣舊藏宋刊本避諱至「慎」字止，推知是書遲當成於宋孝宗朝（1162-1189），詳祝尚書：《宋人總集敘錄（增訂本）》，頁92。然《三蘇先生文粹》編成當早於所謂「重廣分門」本，考量北宋末年官方禁蘇軾詩文事，推估此書殆為紹興初年所編。

¹⁶⁷ 日本宮內廳書陵部所藏宋刊本避諱至「構」字，據以推知此書當編刻於紹興年間。避諱情形可參宮內廳書陵部全文影像，宋•佚名：《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https://db2.sido.keio.ac.jp/kanseki/T_bib_frame.php?id=047922（最後瀏覽日期：2021.10.20）。

¹⁶⁸ 此書與《三蘇先生文粹》同為70卷，且皆多收議論文字，編刻時地恐皆相近，因而暫編記於其後。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300	不詳。	慶元二年(1196)。	殘。《總集敘錄》頁228-232。
《昌黎文粹》	不詳 ¹⁶⁹	朱熹(1130-1200)編。	慶元六年(1200)以前。 ¹⁷⁰	佚。王柏〈跋昌黎文粹〉。
《歐曾文粹》	6	朱熹(1130-1200)編。	慶元六年(1200)以前。	佚。王柏〈跋歐曾文粹〉。 ¹⁷¹
《勉齋北溪文粹》	不詳 ¹⁷²	何基(1188-1268)、王柏(1197-1274)編。	嘉定十六年(1223)至咸淳四年(1268)年間。 ¹⁷³	佚。
《圈點龍川水心二先生文粹》	41	(題)饒輝編。	約嘉熙四年(1240)至景定元年(1260)間。 ¹⁷⁴	存。《總集敘錄》頁273-275。
《吳都文粹》	9	鄭虎臣(1219-1276)編。	不詳。	存。《總集敘錄》頁436-439。

¹⁶⁹ 宋·王柏〈跋昌黎文粹〉：「右韓文三十有四篇。」見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338冊，卷7797，頁200。

¹⁷⁰ 本書及下書《歐曾文粹》之編纂時間，皆無資料可供考訂確定，故暫以朱熹卒年為下限，繫於慶元六年以前。

¹⁷¹ 宋·王柏〈跋歐曾文粹〉，見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338冊，卷7797，頁202。

¹⁷² 宋·王柏〈跋勉齋北溪文粹〉：「右《勉齋黃先生文粹》三十篇，《北溪陳先生文粹》三十一篇、《經說》十五篇，金華後學王柏之所編集，而又附以雜著四十餘章。」見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338冊，卷7797，頁201。

¹⁷³ 王柏〈跋勉齋北溪文粹〉未明言編刻時間，惟一般情形，某文人《文粹》之編纂多在其亡故後進行，故此處以黃榦(1152-1221，號勉齋)、陳淳(1159-1223，號北溪)二人卒年為編刻上限，編者何基、王柏之卒年為下限。

¹⁷⁴ 此據鄧廣銘〈陳龍川文集版本考〉編整，見宋·陳亮著，鄧廣銘點校：《陳亮集(增訂本)》，卷首，頁5-6。方如金、方同義、陳國燦〈陳亮著作叢考〉引鄧廣銘意見，謂：「該書的編定、刊行當在宋理宗晚期或宋度宗時」，「選編校定者」，方如金認為「當是陳亮的曾外孫吳思齊」，見方如金等著：《陳亮與南宋浙東學派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377。

徵引文獻

古籍

- 漢·司馬遷 SIMA, QIAN 著，劉宋·裴駟 PEI, YIN 集解，唐·司馬貞 SIMA, ZHEN 索隱，唐·張守節 ZHANG, SHOU-JIE 正義：《史記》*Shi Ji*（臺北 Taipei：鼎文書局 Ting-Wen Press，1981 年）。
- 漢·班固 BAN, GU 撰，唐·顏師古 YAN, SHI-GU 注，楊家駱 YANG, JIA-LUO 主編：《漢書》*Han Shu*（臺北 Taipei：鼎文書局 Tingwen Publisher Co.,Ltd.，1986 年）。
- 漢·鄭玄 ZHENG, XUAN 注，唐·賈公彥 JIA, GONG-YAN 疏，清·阮元 RUAN, YUAN 校勘：《周禮注疏·冬官考工記第六》*Zhou Li Zhu Shu, Dong Guan Kao Gong Ji Di Liu*，收入《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Chong Kan Song Ben Shi San Jing Zhu Shu Fu Jiao Kan Ji*（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ee Wen Publishing House，1965 年）。
- 南朝梁·劉勰 LIU, XIE 著，范文瀾 FAN, WEN-LAN 注：《文心雕龍注》*Wen Xin Diao Long Zhu*（臺北 Taipei：學海出版社 Xue-Ha Press，1991 年）。
- 宋·田況 TIAN, KUANG：《儒林公議》*Ru Lin Gong Yi*，收入《全宋筆記》*Quan Song Bi Ji* 第 1 編第 5 冊（鄭州 Zhengzhou：大象出版社 Elephant Press，2003 年）。
- 宋·吳子良 WU, ZI-LIANG：《荊溪林下偶談》*Jing Xi Lin Xia Ou Tan*，收入王水照 WANG, SHUI-ZHAO 編：《歷代文話》*Li Dai Wen Hua*（上海 Shanghai：復旦大學出版社 Fudan University press，2007 年）。
- 宋·呂祖謙 LÜ, ZU-QIAN：《東萊呂太史別集》*Dong Lai Lü Tai Shi Bie Ji*，收入黃靈庚 HUANG, LING GENG 主編：《呂祖謙全集》*Lü Zu Qian Quan Ji* 第 1 冊（杭州 Hangzhou：浙江古籍出版社 Zhejiang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2008 年）。
- 宋·李幼武 LI, YOU-WU 編：《宋名臣言行錄·外集》*Song Ming Chen Yan Xing Lu, Wai Ji*，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449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Taiwan，1983 年）。
- 宋·李燾 LI, TAO：《續資治通鑑長編·慶曆四年三月甲戌條》*Xu Zi Zhi Tong Jian Chang Bian, Qing Li Si Nian San Yue Jia Xu Tiao*（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2004 年）。
- 宋·沈括 SHEN, GUA 著，胡道靜 HU, DAO-JING、金良年 JIN, LIANG-NIAN、胡小靜 HU, XIAO-JING 譯注：《夢溪筆談全譯》*Meng Xi Bi Tan Quan Yi*（貴陽 Guiyang：貴州人民出版社 Guizho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1998 年）。
- 宋·佚名 Anonymous：《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Zhong Guang Fen Men San Su Xian Sheng Wen*

- Cui https://db2.sido.keio.ac.jp/kanseki/T_bib_frame.php?id=047922 (最後瀏覽日期：2021.10.20)。
- 宋·岳珂 YUE, KE：《程史》*Ting Shi*，收入《全宋筆記》*Quan Song Bi Ji* 第7編第4冊（鄭州 Zhengzhou：大象出版社 Elephant Press，2016年）。
- 宋·范仲淹 FAN, ZHONG-YAN 著，李勇先 LI, YONG-XIAN、王蓉貴 WANG, RONG-GUI 校點：《范仲淹全集》*Fan Zhong Yan Quan Ji*（成都 Chengdu：四川大學出版社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2002年）。
- 宋·晁公武 CHAO, GONG-WU 編，孫猛 SUN, MENG 校：《郡齋讀書志校證》*Jun Zhai Du Shu Zhi Xiao Zheng*（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1990年）。
- 宋·高承 GAO, CHENG 著，明·李果 LI, GUO 訂，金圓 JIN, YUAN、許沛藻 XU, PEI-ZAO 點校：《事物紀原》*Shi Wu Ji Yua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89年）。
- 宋·陳亮 CHEN, LIANG 著，鄧廣銘 DENG, GUANG-MING 點校：《陳亮集（增訂本）》*Collection of Chen Liang (updated edition)*（石家莊 Shijiazhuang：河北教育出版社 Hebei Education Press，2003年）。
- 宋·陸游 LU, YOU 著，李劍雄 LI, JIAN XIONG、劉德權 LIU, DE-QUAN 點校：《老學庵筆記》*Lao Xue An Bi J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79年）。
- 宋·葉適 YE, SHI：《習學記言序目》*Xi Xue Ji Yan Xu M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2009年）。
- 宋·葉適 YE, SHI 著，劉公純 LIU, GONG-CHUN、王孝魚 WANG, XIAO-YU、李哲夫 LI, ZHE-FU 點校：《葉適集·水心文集》*Ye Shi Ji, Shui Xin Wen J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2010年）。
- 宋·趙彥衛 ZHAO, YAN-WEI 著，傅根清 FU, GEN-QING 點校：《雲麓漫鈔》*Yun Lu Man Chao*（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98年）。
- 宋·歐陽脩 OUYANG, XIU 著，陳亮 CHEN, LIANG 編：《歐陽先生文粹》*Ouyang Xian Sheng Wen Cui*，收入《宋集珍本叢刊》*Song Ji Zhen Ben Cong Kan* 第5冊（北京 Beijing：線裝書局 Thread-Binding Books Publishing Hous，2004年）。
- 宋·歐陽脩 OUYANG, XIU 著，宋·陳亮 CHEN, LIANG 選輯，夏漢寧 XIA, HAN-NING 校勘：《歐陽先生文粹》*Ouyang Xian Sheng Wen Cui*（江西 Jiangxi：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ress，2008年）。
- 宋·黎靖德 LI, JING-DE 編：《朱子語類》*Zhu Zi Yu Le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86年）。

- 宋·戴埴 DAI, ZHI：《鼠璞·「巾箱本」條》*Shu Pu, Jin Xiang Ben*，收入《全宋筆記》*Quan Song Bi Ji* 第 8 編第 4 冊（鄭州 Zhengzhou：大象出版社 Elephant Press，2017 年）。
- 宋·蘇軾 SU, SHI 著，張志烈 ZHANG, ZHI-LIE、馬德富 MA, DE-FU、周裕鍇 ZHOU, YU-KAI 主編：《蘇軾全集校注》*Annotation to the Complete Works of Su Shi* 第 11 冊（河北 Hebei：河北人民出版社 Hebe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10 年）。
- 宋·蘇轍 SU, ZHE：《欒城集》*Luan Cheng J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1987 年）。
- 元·方回 FANG, HUI：《桐江集》*Tong Jiang Ji*（南京 Nanjing：江蘇古籍出版社 Jiangsu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1988 年）。
- 元·馬端臨 MA, DUAN-LIN：《文獻通考》*Wen Xian Tong Kao*（上海 Shanghai：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1985 年）。
- 元·脫脫 TUO TUO：《宋史》*Song Shi*（臺北 Taipei：鼎文書局 Ting-Wen Press，1998 年）。
- 元·劉壘 LIU, XUN：《隱居通議·與朱元晦書》*Yin Ju Tong Yi, Yu Yuan Hui S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85 年）。
- 明·王圻 WANG, QI：《續文獻通考》*Xu Wen Xian Tong Kao*，收入《元明史料叢編》*Yuan Ming Shi Liao Cong Bian* 第 1 輯第 11 冊（臺北 Taipei：文海出版社 Wen Hai Press Company，1979 年）。
- 明·方孝孺 FANG, XIAO-RU：《遜志齋集》*Xun Zhi Zhai Ji*，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1235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Taiwan，1969 年）。
- 明·楊慎 YANG, SHEN 編，劉琳 LIU, LIN、王曉波 WANG, XIAO-BO 點校：《全蜀藝文志》*Quan Shu Yi Wen Zhi*（北京 Beijing：線裝書局 Thread-Binding Books Publishing Hous，2003 年）。
- 清·于敏中 YU, MIN-ZHONG：《天祿琳琅書目後編》*Tian Lu Lin Lang Shu Mu Hou Bian*，收入《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十七》*Song Yuan Ming Qing Shu Mu Ti Ba Cong Kan Shi Q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2006 年）。
- 清·紀昀 JI, YUN 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Si Ku Quan Shu Zong Mu Ti Yao*（上海 Shanghai：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1933 年）。
- 清·孫琮 SUN, CONG 選評：《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Shan Xiao Ge Xuan Song Da Jia Ou Yang Lu Ling Quan Ji*，收入《重刊山曉閣古文全集》*Chong Kan Shan Xiao Ge Gu Wen Quan Ji*（劍橋 Cambridge：哈佛燕京圖書館 Harvard-Yenching Library，2007 年）。
- 清·徐松 XU, SONG 輯，劉琳 LIU, LIN 校點：《宋會要輯稿·選舉二之二九》*Song Hui Yao Ji Gao, Xuan Ju Er Zhi Er Jiu*（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 House, 2014 年)。
- 清·徐乾學 XU, QIAN-XUE:《資治通鑑後編》*Zi Zhi Tong Jian Hou Bian*, 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343 冊 (臺北 Taipei: 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Taiwan, 1969 年)。
- 清·張伯行 ZHANG, BO-HANG 選編:《唐宋八大家文鈔》*Tang Song Ba Da Jia Wen Chao*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7)。
- 清·清聖祖 KANG, XI 選, 清·徐乾學 XU, QIAN-XUE 等編注:《古文淵鑑》*Gu Wen Yuan Jian* (臺北 Taipei: 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1969 年,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清·萬斯同 WAN, SI-TONG:《儒林宗派》*Ru Lin Zong Pai*, 收入《四庫全書珍本·九集》*Si Ku Quan Shu Zhen Ben, Jiu Ji* (臺北 Taipei: 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Taiwan, 1979 年)。
- 清·葉德輝 YE, DE-HUI:《郇園山居文錄》*Xi Yuan Shan Ju Wen Lu*, 收入《葉德輝集》*Ye De Hui Ji* (北京 Beijing: 學苑出版社 Xueyuan Publishing House, 2007 年)。
- 清·儲欣 CHU, XIN:《唐宋十大家全集錄》*Tang Song Shi Da Jia Quan Ji Lu* (濟南 Jinan: 齊魯書社 QiLu Press, 1997 年)。
- 清·瞿鏞 QU, YONG:《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Tie Qin Tong Jian Lou Cang Shu Mu Lu*, 收入《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Song Yuan Ming Qing Shu Mu Ti Ba Cong Kan* 第 10 冊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6 年)。

近人論著

- 方如金 FANG, RU-JIN 等著:《陳亮與南宋浙東學派研究》*Chen Liang Yu Nang Song Zhe Dong Xue Pai Yan Jiu* (北京 Beijing: 人民出版社 People's Press, 1996 年)。
- 王水照 WANG, SHUI-ZHAO、熊海英 XIONG, HAI YING:《南宋文學史》*History of Southern Song Literature* (北京 Beijing: 人民出版社 People's Press, 2009 年)。
- 仇小屏 CHOU, HSIAO-PING:《呂祖謙《古文關鍵》文章論研究》*Research on the Essay Theory of Lü Zu Qian's "Gu Wen Guan Jian"* (臺北 Taipei: 萬卷樓圖書公司 Wan Juan Lou Books Company Ltd, 2010 年)。
- 杜海軍 DU, HAI-JUN:《呂祖謙年譜》*Chronicle of Lü Zu Qian*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7 年)。
- 李建軍 LI, JIAN-JUN:〈宋人選宋文之典範——《宋文鑑》編纂、價值及影響考述〉*Song Ren Xuan Song Wen Zhi Dian Fan: "Song Wen Jian" Bian Ji, Jia Zhi Ji Ying Xiang Kao Shu*, 《古籍整理研究學刊》*Journal of Ancient Books Collation and Studies* 2011 年第 6 期 (2011 年 11 月), 頁 17-23。

- 李建軍 LI, JIAN-JUN:《宋代浙東文派研究》*A Study of Eastern Zhejiang Literary School in Song Dynasty*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3 年)。
- 李致忠 LI, ZHI-ZHONG:《昌平集》*Chang Ping Ji*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12 年)。
- 吳承學 WU, CHENG-XUE:〈現存評點第一書——論《古文關鍵》的編選、評點及其影響〉*Xian Cun Ping Dian Di Yi Shu: Lun "Gu Wen Guan Jian" De Bian Xuan, Ping Dian Ji Qi Ying Xiang*,《文學遺產》*Literary Heritage* 2003 年第 4 期 (2003 年 8 月), 頁 72-84、143。
- 吳訥 WU, NA:《文章辨體序說》*Wen Zhang Bian Ti Xu Shuo*, 收入《文體序說三種》*Wen Ti Xu Shuo San Zhong* (臺北 Taipei: 大安出版社 Da'an Publishing House, 1998 年)。
- 兵界勇 PING, CHIEH-YUNG:〈論《唐文粹》「古文」類的文體性質與其代表意義〉*Characteristics of Types of Ancient Characters (ku-wen) in the "Tang-wen-cui" and Their Significance*,《中國文學研究》*Research of Chinese Literature* 第 14 期 (2000 年 5 月), 頁 1-22。
- 何沛雄 HE, PEI-XIONG:〈略論《唐文粹》的「古文」〉*Lüe Lun "Tang Wen Cui" De Gu Wen*, 收入香港浸會學院中國語文學會主編:《唐代文學研討會論文集》*Tang Dai Wen Xue Yan Tao Hui Lun Wen Ji* (臺北 Taipei: 文史哲出版社 The Liberal Arts Press, 1986 年), 頁 171-184。
- 何忠禮 HE, ZHONG-LI:《南宋科舉制度史》*Nan Song Ke Ju Zhi Du Shi* (北京 Beijing: 人民文學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9 年)。
- 何俊 HE, JUN:〈陳亮解經、系譜與南宋儒學的建構〉*Chen Liang Jie Jing, Xi Pu Yu Nan Song Ru Xue De Jian Gou*, 收入盧敦基 LU, DUN-JI、陳承革 CHEN, CHENG-GE 主編:《陳亮研究: 永康學派與浙江精神》*Chen Liang Research: Yong Kang Xue Pai Yu Zhe Jiang Jing Shen*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5 年), 頁 52-59。
- 金華市印刷行業協會 JIN HUA PRINTING INDUSTRY ASSOCIATION 編:《金華印刷史》*The History of Jinhua Printing* (金華 Jinhua: 方志出版社 Local Chronicles Publishing house, 2006 年)。
- 周夢江 ZHOU, MENG-JIANG:〈呂祖謙、陳亮通訊考述〉*Lü Zu Qian, Chen Liang Tong Xun Kao Shu*,《溫州師院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Journal of Wenzhou Teachers College (Philosophy and Sociences)* 1993 年第 2 期 (1993 年 2 月), 頁 65-74。
- 洪本健 HONG, BEN-JIAN 校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Proof of Ouyang Xiu's Collection of Poems and Essays*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10 年)。
- 祝尚書 ZHU, SHANG-SHU:《宋人總集敘錄》*Song Ren Zong Ji Xu Lu*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4 年)。
- 祝尚書 ZHU, SHANG-SHU:《宋代科舉與文學考論》*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and Literature Textual Research in Song Dynasty* (鄭州 Zhengzhou: 大象出版社 Elephant Press, 2006 年)。

- 祝尚書 ZHU, SHANG-SHU :《宋元文章學》*Song Yuan Wen Zhang Xue* (北京 Beijing :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 2013 年)。
- 祝尚書 ZHU, SHANG-SHU :《宋人別集敘錄(增訂本)》*Song Ren Zong Ji Xu Lu (updated edition)* (北京 Beijing :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 2020 年)。
- 夏漢寧 XIA, HAN-NING :〈論陳亮《歐陽文粹》〉*Lun Chen Liang "Ouyang Wen Cui"* ,《藝文論叢》*Art Essay Series* 第3輯(2006年12月),頁51-62。
- 夏漢寧 XIA, HAN-NING :〈從歷代古文選本看歐陽脩散文的經典化過程〉*Cong Li Dai Gu Wen Xuan Ben Kan Ouyang Xiu San Wen De Jing Dian Hua Guo Cheng* ,《江西社會科學》*Jiangxi Social Sciences* (2010年3期),頁102-113。
- 徐師曾 XU, SHI-ZENG :《文體明辨序說》*Wen Zhang Ming Bian Xu Shuo* ,收入《文體序說三種》*Wen Ti Xu Shuo San Zhong* (臺北 Taipei : 大安出版社 Daan Publishing House , 1998 年)。
- 高海夫 GAO, HAI-FU 主編 :《唐宋八大家文鈔校注集評》*Tang Song Ba Da Jia Wen Chao Jiao Zhu Ji Ping* (西安 Xian : 三秦出版社 Sanqin Publishing House , 1998 年)。
- 郭章裕 CHANG, YU-KUO :《古代「雜文」的演變——從《文心雕龍》、《昭明文選》到《文苑英華》》*The Change Of Ancient "Tza-Wen": From Wen Xin Diao Lung, Zhau Ming Wen Xuan To Wen Yuan Ying Hua* (臺北 Taipei :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2010 年)。
- 郭慶財 GUO, QING-CAI :《南宋浙東學派文學思想研究》*Research on Literary Thought of Eastern Zhejiang School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 (北京 Beijing :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 2013 年)。
- 梁庚堯 LIANG, KEN-YAO :《宋代科舉社會》*The Song Dynasty Examination System: A Social History* (臺北 Taipei :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 2015 年 12 月)。DOI : 10.6327/NTUPRS-9789863501275 。
- 張伯偉 ZHANG, BO-WEI :《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研究》*Research on the Methods of Chinese Ancient Literary Criticism* (北京 Beijing :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 2002 年)。
- 張智華 ZHANG, ZHI-HUA :《南宋的詩文選本研究》*A Study of Anthology of Poems and Essays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北京 Beijing :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2002 年)。
- 張蜀蕙 ZHANG, SHU-HUI :《文學念的因襲與轉變：從文苑英華到唐文粹》*The Inheritan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Literary Concepts--From Wenyuan Yinghua to Tang Wencui* (臺北 Taipei :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Huamulan Culture Press , 2007 年)。
- 閔澤平 MIN, ZE-PING :《南宋「浙學」與傳統散文的因革流變》*The Evolution of Zhejiang Studies and*

- Traditional Prose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浙江 Zhejiang: 浙江大學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2014 年)。
- 董平 DONG, PING、劉宏章 LIU, HONG-ZHANG:《陳亮評傳》*Chen Liang's Commentary*(南京 Nanjing: 南京大學出版社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1996 年)。
- 童振福 TONG, ZHEN-FU:《陳亮年譜》*Chen Liang Chronicles* (臺北 Taipei: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Taiwan, 1982 年)。
- 曾棗莊 ZENG, ZAO-ZHUANG、劉琳 LIU, LIN 主編:《全宋文》*Quan Song Wen* (上海 Shanghai: 上海辭書出版社 Shanghai Lexicographical Publishing House, 2006 年)。
- 鄒雲湖 ZOU, YUN-HU:《中國選本批評》*Chinese Anthology Criticism*(上海 Shanghai: 三聯書店 Sanlian Bookstore, 2002 年)。
- 楊曦 YANG, XI:〈論南宋蘇文選本之流行及其與科舉考試之關係〉*Lun Nan Song Su Wen Xuan Ben Zhi Liu Xing Ji Qi Ke Ju Kao Shi Zhi Guan Xi*,《中國蘇軾研究》*Chinese Su Shi Studies* 第 10 輯(2018 年 9 月), 頁 330-341。
- 趙維平 ZHAO, WEI-PING:〈北宋科舉改革與守舊述評〉*Bei Song Ke Ju Gai Ge Yu Shou Jiu Shu Ping*,《開封教育學院學報》*Kaifeng Instituted Education* 第 23 卷第 1 期(2003 年 3 月), 頁 8-10。
- 裴雲龍 PEI, YUN-LONG:〈理學知識場域與北宋六家散文經典系統的建構〉*Li Xue Zhi Shi Chang Yu Yu Bei Song Liu Jia San Wen Jing Dian Xi Tong De Jian Gou*,《文學遺產》*Literary Heritage* 2018 年第 2 期(2018 年 4 月), 頁 67-80。
- 熊禮匯 XIONG, LI-HUI:〈從選本看南宋古文家接受韓文的期待視野——兼論南宋古文選本評點內容的理論意義〉*Cong Xuan Ben Kan Nan Song Gu Wen Jia Jie Shou Han Wen De Qi Dai Shi Ye: Jian Lun Nan Song Gu Wen Xuan Ben Ping Dian Nei Rong De Li Lun Yi Yi*,《周口師範學院學報》*Journal of Zhoukou Normal University* 第 24 卷第 4 期(2007 年 7 月), 頁 1-8。
- 劉琳 LIU, LIN、沈治宏 SHEN, ZHI-HONG:《現存宋人著述總錄》*A General Record of Existing Song People's Works* (成都 Chengdu: 巴蜀書社 Bashu Publishing House, 1995 年)。
- 魯迅 LU, XUN:《集外集》*Ji Wai Ji*, 收入《魯迅全集》*Lu Xun Quan Ji*(北京 Beijing: 人民文學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5 年)。
- 諸葛憶兵 ZHU GE, YI-BING 主編:《中國文學編年史·宋遼金卷(下)》*Zhong Guo Wen Xue Bian Nian Shi, Song Liao Jin Juan (Xia)*(長沙 Changsha: 湖南人民出版社 Hu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6 年)。
- 羅時進 LUO, SHI-JING、劉鵬 LIU, PENG:〈唐宋時文考論〉*Tang Song Shi Wen Kao Lun*,《文藝理論研究》*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2004 年第 4 期(2004 年 7 月), 頁 63-71。

The significance of Ouyang Wencui 's compilation

HSIEH, PEI- FEN

(Received October 18, 2020 ; Accepted October 8, 2021)

Abstract

Ouyang Wencui(《歐陽文粹》) is the earliest anthology of Ouyang Xiu's ancient essays that can be seen today.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in the dissemination and acceptance of Ouyang Xiu's works, as well a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creation of ancient literature in the Song Dynasty. The editor, Chen Liang, praised Ouyang Xiu's works as "Achieve political principles based on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assisted *LiuJing*(《六經》) spread and pass down through the age" and would like to use it as "The one who is familiar with the text of the time", "Clarify the law of the previous king." This article scrutinizes the book, examines the content and style of each chapter to explore its compilation standards and significance. As a result, the collection of *Lun*(論), *Shu*(書), *Zhazhi*(劄子), *Zou*(奏), *Xu*(序), *Ji*(記), *Zazhu* 雜著, *Beiming*(碑銘), *Muming*(墓銘), *Mubiao*(墓表) are not completely compulsory items for imperial examination; the contents not only include the three generations of kings' political laws and *LiuJing*'s doctrine but also involve the themes of Taoist philosophy, learning, scholar-seeking, and meeting. Moreover, the objects and eras involved in each article related to the *Qingli New Deal* a lot. Besides, the writing style of the book is rigorous and meticulous, inference with layers, making the book exquisite and unique. Something even more important is the consciousness of classification. There are some categories, such as *Zhazhi* and *Zhazhu*, that are new to Ouyang Wencui. In fact, *Zhazhu* collected are mostly *Tiba*(題跋), which are comparatively simple and different from other complicated *Zhazhus* in Song Dynasty. Furthermore, *Zhazhu* works in this book might inspire the categorization of Liu Zhuqian's *Song Wengjian* (《宋文鑑》) and Zhou

Bida's *Ouyang Wenzhong gong Wenji* (《歐陽文忠公文集》). Part of the selected chapters in the book are recognized as masterpieces of Ouyang Xiu by later generations, and they are also collected repeatedly in various anthologies, which proves that the editor has an eye for compilation. Also, the book is very likely to be the earliest single anthology of literati named after *Wen Cui*. After that, such *Wen Cui* books have appeared one after another and were all the rage. In addition to the edition and document valu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mpilation of *Ouyang Wencui* cannot be ignored.

Keywords: Chen Liang, Ouyang Xiu, Ouyang Wencui, Wencui, Anthology, Zazhu

